

卷之四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七

江東梅鼎祚纂輯

梁二

簡文帝

名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弒廟曰太宗

與湘東王繹書

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梁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太宗在藩庾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與湘東王書論之○藝文載作答湘東三和受試詩書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踈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據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弃俱爲盍各則

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胷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

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
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
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
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
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
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
非第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推辯
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
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耻譬斯袁紹畏見子
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梁書○
謝康樂

靈運裴鴻臚子野○儒鈍南史作儒鈍昔賢下有以
字茂絕作義絕覈量作覆量妍手作妍耳藝文作有
異巧拙終媿醜妍文之橫流作文章橫流無可與語
吾子建南史作無可與晤思吾子建朱丹作朱白

答湘東王慶州牧書

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
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
必欲卷綬避賢辭病收迹

答湘東王上王羲之書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
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
庭中置之帳裏乍楷桐鈎時懸欹案戢意之深良不

能已

答南平嗣王餉舞簾書

南平嗣王名恪

濯龍之木文翳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
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製雲母之脩竹南湘
點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答定襄侯餉臥簾書

定襄侯名祗字敬叔衡山侯恭弟

筠篁多品篠蕩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貴自含蒼紫
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屢霑於湖水三伏餘炎
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牕

北戶錄作謝竿

答新渝侯和詩書

新渝侯名映字文明初封廣信縣侯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
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
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
細腰今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
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功鳴瑟向趙
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誠當陽公大心書

大心字仁恕簡文帝子後封尋陽王侯景亂遇害

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惟學歟所以孔
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若使墻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

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答安吉公主餉胡子一頭書

一頭見北戶錄

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貌不使去來

執轡媿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

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賚新奇

伏增荷怵

南史云武帝女臨安安吉長城三王並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

與劉孝綽書

孝綽嘗為廷尉正簡文帝為晉安王中普通四年為平西將軍雍州

刺史按此書意乃其時也

執別灞澹嗣音阻濶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

旅雁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

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

靈虵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

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鳥歸

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邐迥但離濶

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答張績謝示集書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

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

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

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樂景

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
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
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
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
寓目寫心因事而作參初學記作三且晴作朝晴詠作謳
與蕭臨川書蕭子顯宗正卿出為臨川內史子雲大府卿為臨川內史未定為何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
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
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
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

闕之宴文雅縱橫卽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剋想
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
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覲朱明之
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
潮敬勗光彩

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

赤牘作武帝答誤見載藝文

得所送飛白書縑屏蠶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
而擅竒乍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
待金璫便覩蟬翼聞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

賢掩色

牒一作疊○書斷云武帝謂蕭子雲言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掛酌

書言評語 卷六十一
為之令得其衷子雲乃以篆文為之
雅合帝意 據此豈或武帝答耶

答徐摛

摛字士秀東海剡人太宗初為太子
轉家令兼掌管記後除太子左衛率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
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
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
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
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
閒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泥紫粟
斯容與自憙亦復言羲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
良足長歎 王云按此書端為朱异老姦發臺城
之厄寧無遺恨千載而下讀之如新

與徐摛書

時設書幌乍置筆牀

北戶錄○段公路云南
朝呼筆四管為一牀

與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書

志字鴻道頓丘衛國
人魏通直散騎常侍

彪子建義初為南荊州刺
史歸梁○舊作東荊州誤

卿門世奕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
播越不及俱邁豈可屈志羶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
埽天鉞四臨海蕩電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剋是卿之
具聞也且偽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
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
時事易差相思勉厲但明月闇投昔人為誠鄰藩贈

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歸簡並藝文類聚○奕葉一作英華

與湘東王令王規字威明瑯琊臨沂人騫之子為太子中

度子大同二年卒太子出臨與湘東王令○世說新語補及尺牘作昭明太子誤昭明以

中大通三年四月薨七月立簡文帝為皇太子至六年後始改元大同而王規以大同二年卒則所稱皇太子者正簡文也是時昭明

凡薨五年矣梁書紀傳自明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正神峰標

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

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

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

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劉謂

又蕭愷子雲第二子除太子洗馬遷中令入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愷詩先成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

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

與衡山侯拱手令恭字敬範南平王偉子

雍州蠻引魏寇詔恭赴援仍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太宗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恭至州治

果有聲績

彼士流骯髒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劍輕歎

降胡惟尚貪恠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阜白法律

書紀傳自明

書紀傳自明

無所用施願充實邊戍無數遷徙謀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布腹心

與劉孝儀令

尺牘作昭明太子此與前論王規之誤一也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爲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王轉南徐州治中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印縣令及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偏蒙寵遇大同元年卒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

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

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
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
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
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
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
耳

梁書○馴雉南史作馴翟○右自與湘東王今
至此雖並稱今然實書也與他令固自不同

劉孝儀上東宮啓

亾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寢
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宴
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

劍匿兇芒壁碎符采躬搖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
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

茲舊愛藝文類聚○立志
尺牘作同志誤

慶洛陽平啓

自函洛榛曠獯獫荐食久絕正朔之風不覩輶軒之
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興燔燧之警常勞守障之
民自非聖略弘宣天網遐頓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
爭入方今九服大同萬邦齊軌亭塞寢兵關候罷柝
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啓囚徒配役事啓

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誥是焉
攸切臣比時奉勅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
處竝啟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優令聽獄官
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輕全關
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爲永
準

謝邵陵王禁錮啟

邵陵王綸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啓聞綸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不出坐免爲庶人

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

彤掩扉曹儀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誠勗以臣居長終
慙勸勵仰負慈嚴心顏戰讐

謝勅賚中庸講疏啟

若覩玄圭如觀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
垂采氤氳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
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
九經之倫稟二門之致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
子宣尼照極訪六儻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
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慙正名百物軒轅爲陋

謝勅示苦旱詩啟

書言淵詒 卷六十一
伏以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歲弘
則公田已脩農勤則我庾惟億今者亢陽以來爲日
未久將恐督郵不黜失在汝南之守曝背未收無傷
河南之尹而載勞興居仰發歌詠無愛珪璧有事山
川菲飲食矣加之以撤膳焉中夜不寐加之以申旦
焉此唐虞之所闕如軒項之所不逮

黜一作除

謝賚碧慮碁子屏風啓

臣網啓宣詔王佛慧奉宣勅旨垂賚碧慮碁子屏風
二十牀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
水華之嘉名使雲母之窻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

含影仰降聖慈曲垂霑逮喜逐恩來驩同鳳舞言因
謝盡更類三緘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謝以聞謹啓

水華藝云文
作水葉

謝賚扇啓

臣網啓傳詔饒僧明奉宣敕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
蟬山扇二柄文均析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卽今象
簞非賚依依散彩便覺夏室含霜飲露青蜩應三伏
之脩景羣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慙
采浮涼滌暑蘋末愧吹聖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
府好玩之恩於茲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謹奉啓

事謝聞謹啓

初學記○羣一作翔

謝勅賚織竹火籠啓

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無涯時錫香被製此簡枝
雕斯早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鑪

謝勅賚貂坐褥席啓

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朔文茵豈問張敞所記
陰炭既重寒井猶冰特降殊私温華曲被雖狐白千
金織成千種李頌漢被揚降曹氈不足以髮鬚洪慈
連類聖澤

謝勅賚方諸劍等啓

纔發玉函彫竒溢目始開牙檢麗飾交陳已匹丹霞
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自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
左右相照

玉一作紫牙一作泥

謝勅賚善勝威勝刀啓

芝田錄陶貞白有二刀名善勝威勝

冰鍔含采彫琰表飾名均素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成
曹丕先荷其一二勝今造愚臣摠被其恩錫韓非之
書未足爲比給博山之筆方此更輕

脫光河圖書作脫光

謝勅賜玉佩啓

臣綱言主衣裘智瑋奉宣勅旨垂賚臣玉佩一具藍
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

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露賜臣方温
謝德比振慙聲沐浴深慈欣荷交至不任云云藍一作助

謝勅賚魏國啓獻錦等

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
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玄菟之花

謝勅賚長生米啓

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
若降神烏暮律向游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
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

謝勅賚益州天門啓

逮自星橋見珍玉壘本草稱其輕身延壽實爲上藥
姬晉之重丹桂曹丕之愛落英一蒙恩錫竊幸往代
謝勅賚城邊橘啓

結根龍首壅陰陽漸甘踰石蜜味重金衣暉章縹李
豈止稱於晉世上林芙蓉非獨高於漢日

謝勅賚河南菜啓

海水無波來因九譯周原澤洽味備百羞堯韭未儔
姬歎非喻

謝勅賚大菘啓

吳愧千里之蓴蜀慙七菜之賦是知泮宮採茆空入

綺之歲離羣作鎮動迴星紀之曆志冀雙鸞之集遽
居四鳥之悲松茂柏悅夙昔歡忭芝焚蕙歎今用嗚
咽并風飄飄福彈用今古昔吞夢雲又尋別味爽

謝東宮賜柿啓

尺牘作元帝

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

秋獻靈關晚實無以匹此嘉名方茲擅美

並藝文類聚

謝東宮賜裘啓

綱啟蒙賚豹裘一領降斯止謗垂茲信服物華雉毳
名高鸞羽綱才慙齊相受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
貂之賜地捲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

春荷澤知慙瞻恩興戀不任下情謹啟事謝聞謹啟

初學記

江東梅鼎祚纂輯

康司馬帖

知康司馬卓以水淺未時發漢源冬涸理當有訟端

舟有及具綱答

淳化帖米云偽

綱啟東后愚帥一領降斯止誘垂之信服物華雉毳

春尚畢吠澳詭思與戀不卦不計蠶婚車攜聞蠶婚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

元帝

名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為荆州刺史簡文帝被弑即帝位於江陵三年為西

魏政陷害焉廟曰世祖

與劉孝綽書

孝綽

為廷尉正攜妾入府被劾免官時世祖為湘東王出鎮荆州與孝綽書孝綽答之

顏之推

家訓云梁孝元在荆州有丁覘者洪亭民頗善屬文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

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希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

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
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閒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
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後小生之詆恐取辱
於廬江遮道之姦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
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
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
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
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計行遲還芳札

劉孝綽答湘東王書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

預觀尺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
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
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
功耻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
里却掃窮閑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
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盛衰彼此一時擬非
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
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旣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
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
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

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
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樵懷音矧伊人矣

並梁

與蕭挹書

澗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深暑氣方隆
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紱龍樓允膺妙選良爲幸甚
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
後惟在茲日唯昆與季文藻相暉二陸三張豈獨擅
美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
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答劉縮求述制旨義書

學山學海未臻其極爲龍爲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
陝服頗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卽用
爲枕帷前之秩仍可爲帷對此自娛敬以待命叩而
必應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養

與學生書

吾聞斲玉爲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
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
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
朗月章奏不知爝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

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

齊人答齊國餉雙馬書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

遠訪猶難價足龍媒聲齊驥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

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

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繯縈紫縷色麗雙絲方嗤

晉后恒乘鄭國之駟更鄙曹君惟餉蜀王之馬

兩月尺牘

作日月誤

又

於戲馬之為用遠矣大矣斯所以乾為瘠馬震為馬

足有是哉有是哉何則泮渙而馳可以及日躊躇而

蹠可以追風赤菟之騰聲的顛之濟主陳王有勒羈

之說班生有繯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費懷哉懷

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壁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

並藝文類聚○泮渙尺牘作半汗勒羈作炤羈

賜劉璠書

璠字實義沛國沛人歸周歷隴右總管府司錄

元帝承制授璠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

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脩無遠

屬望良深

答顏之儀

之儀字子升瑯琊臨沂人入周歷御正中大夫終隋集州刺史

初之儀父協為元帝湘東王府記室參軍之儀博涉羣書獻神州頌詞致雅贍手勅報之

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竝稱文學我求才子

鯁慰良深並周書

責鮑泉書

泉字潤岳東海人為世子方諸郢州長史城陷見殺

泉美鬚髯善舉止元帝承制累遷信州刺史專征長沙久而不尅帝乃數泉二十罪為書督責之

之

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涿

南史○繞涿出蜀張

裕傳今本作喙誤

遺周弘直書

弘直見陳

弘直兄弘正為國子博士及侯景亂京城陷弘直為衡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

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王克已為家臣陸緬身充卒伍惟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恒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柏後凋一人而已

與周弘正書

弘正見陳

王僧辨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弟弘讓自拔迎軍僧辨甚喜即日啟元帝帝手書與弘正及至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

郎直侍中省

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亾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

力附相聞遲比來卸慰其延佇

並陳書

與武陵王紀書

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

紀為都督益州刺史及侯景陷臺城武帝密勅加紀侍中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四年六月紀移告諸州征鎮元帝時為湘東王是年十一月報紀以武帝凶問紀總戎將發益鎮帝使胡智鑑至蜀書止之又別紙云

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我自當滅賊

別紙

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

並南史

又與武陵王書

紀僭號於蜀以承聖二年夏四月次於西陵世祖與紀書仍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

命報書如家人禮已而破其將侯叡諸軍並西赴又與紀書紀兵敗遣使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拒而不許兵敗見殺○王云元帝猜刻殘忍行若豺狼而以彌文飾之往往如此

皇帝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

擾天常喪亂獯醜憑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

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

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

百憂繼集扣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

未翦嘗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

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

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傷無寸助

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耻
既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資一力方與岳牧同茲
清靜隆暑炎赫第比如何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
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

又

紀別字
大智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
以玆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
陵羯胡叛渙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
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
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

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
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並梁
書

與魏書

武陵王紀帥兵東下梁主釋甚懼與魏書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遣尉遲迴自散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李文子
蜀鑑

慶南郊啓

大裘而冕陶匏以質黃鍾既奏雲門斯舞樂諧六變
歌陳九德感天動神式展誠敬

慶東耕啓

書言淵詒 卷六
伏惟陛下敬授民時造幄籍圃漢之元鳳未足捧羈
晉之太始非堪扶轂但承明侍從卽事未由周南留
滯伏深戀仰

上穀充軍糧啓

臣聞金城千仞必資守粟革車千乘具在饋實願武
車綏旌列飛鴻之行陳奉辭受脤揜摯獸於羆虎賈
達渠水雖曰難蹤梁習勸農竊知自勉

謝勅賜第啓

竊以漢賜五倫寔云清吏魏寵衛臻用旌庸直未如
靈光輪奐睢陽爽塏北連城闕有似甄侯之舍東望

市鄺榮深豫章之圃昔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

隔雍丘讓邸臣慙霍曹遠志但識君命無違再思庸

陋九殞非答

賜初學記作錫圃
作門霍曹作曹霍

謝上畫蒙勅褒賞啓

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髣髴宣室之
圖更難議擬成蠅罕術畫馬踈才文非世將恩深晉
帝之賞跡愧景山寵踰魏皇之詔

謝勅賜禱啓

昔漢后錫貂魏君送禱未有玄兔來王黃龍作貢便
覺肅春非遙挹婁無遠

謝賚車螯蛤蜊啓

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
竝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燕羽猶在體潤珠
胎形隨月減

啓東宮薦石門侯啓

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堂溪
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虵
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足山濤昔翟湯隱
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悚
聳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上東宮古跡啓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
曹喜之書莫不惣華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奇
旣聞之於索靖鷹時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游霧
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頡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
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旣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髮髯
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徼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
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奇一作勢

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

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卽看魚動還仿金屏

復疑蠅集史遷暫覩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
王嬙之像

謝東宮賜白牙鏤管筆啓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
似遼東之仙物圖寫竒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
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
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當隨
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謝東宮賜彈碁局啓

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鳥跂星

懸曾何髮髯蓮花未易玉屑不二緣邊之法庶遵細
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邃
古季緒蒙賜卽事可傳

謝東宮賚貂蟬啓

挹婁之毳曲降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獎東平紫貂
之賜非聞暖額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
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謝東宮賚寶枕啓

泰山之藥旣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
豈直劉向之書陽燧含火方得葛洪之說况復重安

玳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榴未擬

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

伏承賚白邪子錦白褊等者江波可濯豈籍成都之

水登高為豔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

縠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燭銀之狀將持

比月亂合璧之暉

謝東宮賚麈尾錦帔團扇等啓

揚雄口訥本覺談端田蚡貌寢終於麗飾始興之扇

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為輕方願弘此仁風既動

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謝東宮賚花釵啓 白孔六帖作簡文

芑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菜王粲之詠

慙此采蓮九宮之璫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

崔瑗之說況以麗玉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

高踐翡翠之名

為妾弘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

未得投壺先應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舞夜姝昔住

陽臺雖逢四照曾游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代爵釵

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脩靡夫人本分章華

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能無期投閣

尺牘竟作弘夜姝誤

為女夏玉豐謝東宮賚錦啓

舒將竝石堪來暮雨紫持結纜剩可蕩舟秦川書字

妙能八體鄴縣登高真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為榮

馮媛乘車方茲非寵

謝東宮賚瓜啓

金榮始薦瓊蕊載珍味奪蔗漿其踰石蜜

謝東宮賚蒸栗牛啓

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駢角未奇瑩蹄非貴

謝晉安王賜馬啓

繹武媿仲都遂蒙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頒名馬之

賚故以取方麟友自疋龍媒不待景公婉如齊畫無

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

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深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

恩

並藝文類聚

答左衛將軍王僧辯

時侯景攻沒京城密詔世祖大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寶元年

世祖為荊州刺史猶稱太清四年正月僧辯獲橘三十子共蒂以獻世祖答之

昔文康獻橘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慙色今景之

克惡既稔凱歌之聲已及嘉瑞遠臻但增歡慰

三國典略

遺王僧辯書

僧辯等討侯景軍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湘東王繹遺僧辯書

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
無慮不克資治通鑑

答江州刺史王僧辯大寶二年太宗崩僧辯累表勸即尊位世祖答讓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
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摠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
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
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炭
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
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蜚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
徒既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毋忽豫章王棟景立為帝

復答

省示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以對
揚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粟陸驪連之外書
契不傳無得稱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
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謠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遭
家多難大耻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
賓臥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曆何以嗣龍圖庶
一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也

又答王僧辯等

大寶三年二月王僧辯眾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及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

陵又奉表勸即
尊位世祖答之

省表復具一二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睠命
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
往願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說今淮海長鯨雖云授
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

並梁書

勅報司徒王僧辯

僧辯先下辟書引孔奐為左西曹掾除丹陽
左丞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
表請留帝手勅報之其為朝廷所重如此○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入陳領弘範宮衛
尉炯
見陳

孔沈二士今且借公

陳書

別勅王僧辯

承聖三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
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
徵僧辯於建業為大都督荊州刺史
別勅僧辯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

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
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夜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
也

梁書

與王僧辯帛書

西魏兵伐江陵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
絕元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入援竟為魏滅

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

資治通鑑

勅杜龕

顏晃字元明瑯邪臨沂人承聖初為中書侍郎龕為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世祖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勅龕

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

次之間必宜諮稟 陳書

書已限陳王第六十八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 四

昭明太子統 字德施武帝長子立為皇太子中大通三年薨

答晉安王綱書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
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
淨可為佳作吟玩反覆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
檄曹劉異代並號知音發歎凌雲興言愈病嘗謂過
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謏忘痍方證昔談非為

妄作炎涼始質觸興自高覩物興情更向篇什昔梁
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游廣招英俊非唯籍甚當
時故亦傳聲不朽必能虛已自來慕義含毫屬意差
有起予攝養得宜與時無爽耳既責伐有寄居多暇
日箴核墳史漁獵詞林上下數千年間無人致足樂
也知少行游不動亦靜不出戶庭觸地丘壑天游不
能隱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鏡一見何必勝於傳聞松
塢杏林知之恐有逾就吾靜然終日披古爲事汎觀
六籍雜玩文史見孝友忠烈之跡覩治亂驕奢之事
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

無俟芻求舉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風朗月思我友
于各事藩維未克棠棣興言屆此夢寐增勞善護風
寒以慰懸想指復立此促遲還書某疏

知之句有誤

答湘東王繹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
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
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
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適耳觀汝諸文
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槩典墳
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

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
食終日寧游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
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籍芳草而
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
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
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咏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
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
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興
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
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壘嘉穀益

俎曜靈旣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旣夕申之以清夜竝
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
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
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竝作多麗汝旣須之皆遣
送也某啓

適一作逮槩一作暨飽
一作餘時扇一作多扇

與何胤書

某叩頭叩頭昔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經明漢莊
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眇
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
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受謝清風戒寒想攝

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翫塵玩泉石激
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
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之娛者同年而語
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脩日養夕差得從容鑽
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領畧清言既以自慰且
以自傲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疹惛憤多慙過目
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聊遣典書陳顯
宗申其蘊結想敬缺宜此豈盡意某叩頭受藝文作
在惛憤作
疾憤樂可言
乎有二句

何胤答啓

胤啓函典書陳顯宗至奉八月十二日令旨恩洽庸
陋榮被蓬華開紙披讀伏深慶幸胤性愛山泉情篤
負鳥而縱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莫荒徑榛梗
旣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畝栖息丘壑
秀木清潭于茲永已伏惟明睿之德誕縱自天忠孝
之規不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氏同仁博古
等物造聞闢承華而延儒雅掃黃闈而引文學嘉美
聿宣無思不勸胤無解頤之談屢蒙獎飾之重匪南
皮之舊貫荷存問之恩私銜慈永極罔知攸寘不任
銘佩屏營之情謹附啓謝謹啓並昭明
太子集

與殷鈞書

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歷國子祭酒

鈞為臨川內史母憂去職居喪過禮太子憂之手書誠諭

知比諸德哀頓為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迴
然一身宗莫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
割俯存禮制餽粥果蔬少加勉彊憂懷既深指故有
及并令繆道臻口具 梁書○陳書姚察傳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宣吉誠諭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為憂卿迴然一身宗莫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既深故有此及按梁書本姚思廉撰思廉乃察之子不應陳後主所誠諭其父者乃窳入殷鈞傳中此不可曉

殷鈞答書

奉賜手令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
無情動不及禮但稟生疴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
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目亂玄黃心迷哀樂惟
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滋實聞前典不避
梁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聖言
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由亭造 並梁書

與張纘論張緬書

纘見後

緬字元長范陽方城人歷拜太子洗馬中舍人遷御史中丞侍中卒太子與緬弟纘書

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卻穀之
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

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游夕宴何曾不同茲
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
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
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擘筆無次

貽明山賓令

山賓字孝若平原南人僧紹子

山賓遷散騎常侍為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
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
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
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
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
更市地造宅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并詩

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
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

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
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
招三逕士

與殷芸令

山賓歷為國子博士以本官權攝北兗州事
及卒太子為舉哀賻錢布與前司徒左長史
殷芸

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
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
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
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

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

與晉安王令

攝北兖州事明山賓尋陽太守到洽太常卿陸倕新安太守張率並相繼殂歿昭明與王令○到洽字茂公彭城武原人餘並見前

明北兖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

無私皆海內之俊又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游處周旋竝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並梁書○按近張新安一段復載張率傳尺牘但錄率傳所載

謝勅賚地圖啓

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世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惟畫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藪混觀

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問
千秋自識烏桓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藝文類聚

十二月啓

太簇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
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衰柏葉汎三光之酒飄飄餘雪
入簫管以成歌皎潔清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
神游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
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歎參商
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形南畝之間滯迹

東臯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黃耳之傳佇望
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
馬於桃源飛少女于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
鳥哢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
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
騰翮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蓆戶幽人
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
玄之逸氣旣而風塵頓隔仁智竝乖非無衰侶之憂

書言淵論 卷之六
誠有離羣之恨謹伸數字用寫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
翔蘂飛林競散佳人之靨魚游碧沼疑呈遠道之書
燕語雕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籠大夫
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
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鸞
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囿日新某山北逸人墻
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鷓路頽風想簪纓
於幾載既違語嘿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

里之契

中呂四月

節屆朱明晷鍾丹陸依依登蓋俱臨帝女之桑鬱鬱
丹城竝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官闕
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臯詩成七步涵蚌胎於學海
卓爾超羣蘊鵲抵于文山儼然孤秀但其窮途異縣
歧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
振響鶉鷩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既乖
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卑誠至矣今因
去鴈聊寄芻蕘如遇回鱗希垂玉翰

蕤賓五月

麥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汎水豔如越女之頤蘋葉
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于是盈樓
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涼
竹徑托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
流水酪酏頽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某沈
疴漳浦臥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酷是
知枯榮莫測生歿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
滅聊伸弊札以代勞人佇覩芳詞希垂愈病札一作禮誤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蜚腐艸兌浮帳裏之書蟬噪
繁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槿茂而發榮
山土隩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形月府
遁跡冰床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聃之兩卷
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不從州縣之職
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
年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既非
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伸應俟面會月府一作夜月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

夜凝直泫仙人之掌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
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
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幹
嵒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三隅頑學懷經問道
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興歎形影自憐
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鸞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
希垂影拂鸞一作鶯誤

南呂八月

一歎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
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瞻領衷

嘉賓傾玉醅于風前弄瓊駒于月下但某登山失路
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鳥聲而雙雙下淚
當以黃花咲冷白羽悲秋旣傳蘇子之書更汎陶公
之酌聊因三鳥略叙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
風念不黜負緘

無射九月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旣深
伐木之聲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叙節景窮秋
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
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兂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

書言評語 卷之九
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蛟之智但其衡門
賤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雞之辯歎分
飛之有處嗟會向以無期聊伸佈服之言用述併糧
之志

應鍾十月

節屆玄靈鍾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翔氣
浮川映危樓而疊迴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曝背
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
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巷孤游穿
墻自活終朝息爨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
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雖
此慙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嘿頓隔秦吳既傳蘇李
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
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
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
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溫
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攜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
而萬定歿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退龍劍而却步月

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豈用功
勲諸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
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之池
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門披玩
之間願無捐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爨竈以揚
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徒懷叩角之
心終想暴腮之患既為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
能懇露

錦帶書○藝林代山引錦帶書迎候賓啓水
候錦纜陸遲華鑿又云虹鏡開炎耀畧方畏

南平王恪等

恪字傲則襲父偉爵尚
書令司空揚州刺史

勸世祖卽位牋

世祖初封湘東王為荊州刺史太清三年侯
景寇沒京師密詔世祖為侍中假黃鉞大都
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明年十一月南平
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欵桂陽王大成散騎常
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
長史曇等府州國一千人奉牋勸進世祖下
令辭讓

竊以嵩嶽既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
皇建斯極以位為寶聖教辨方春名與器是知太尉
佐帝重華表黃王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
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為令德

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
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
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虜氣
親蕃外叛釁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
非築杜弼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
二別殊派纜命戈船底定瀟霍沂流窮討路絕窺窬
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卽梟懸翻同翅折
遂脩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
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東夷不怨西戎卽序可謂
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

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
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
結轍粦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
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寧殊雨粟莫非
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允大豈可徽號不彰於彛典明
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
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羣望恪等稽尋甲令
博詢惇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
准恒儀仗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麗
於日月貞明合于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

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

世祖令答

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剪寤寐痛心周粵天官
秦稱相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次朱鳶北漸玄塞
率茲小宰弘斯大德將何用繼蹤曲阜擬跡桓文終
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隨時事無虛紀傳稱皆讓
象著鳴謙瞻言前典再懷哽噎

並梁書

邵陵王綸

字世調高祖第六子

與湘東王繹書

綸為湘東王兄

侯景之亂世祖徵兵湘州湘州刺史河東王
舉拒命遣世子方等征之敗死因圍譽於長

沙既久內外斷絕雍州刺史武陵王紀率師
東下時綸為南徐州刺史加大都督討景至
郢州聞譽圍急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
與世祖書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
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元
帝聞其疆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
綸譽城陷被誅綸討景兵
敗走汝南為魏人所害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
國政實亦家風惟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
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
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
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
殞于吳局方此非冤聞問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

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遙隔離知其狀未喻所然及
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閉壅第教
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
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牆與變體親成
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噂啗其
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人非禽
蟲在知君父卽日大敵猶强天讐未雪余爾昆季在
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
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
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奈國寃未逞正

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
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
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
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
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亾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
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
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
屏盤固宗鎮强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
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
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充掣

殊廢備境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
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豐浮江豕
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第
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
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
關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第若不安
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籍風謠博
叅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
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
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寇

裂皆咸欲剗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
樂歿赴者如流第英略振遠雄伯當代惟德惟藝資
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第而誰豈
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讟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
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
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
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壯兄遂沂流更上全由餽饋懸
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
緩誅刑倍增號憤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
若阻第嚴兵惟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卽日

萬心慊望惟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
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
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
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為役所
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歿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
無恠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

梁書○藝文載云先朝
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無俟
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
吞冰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為
藩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昔
廉藺二虎且猶不鬪况弟與湘雍方須叶力惟親惟
急萬倍於斯同怨同耻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
思久遠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
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與前語小異

責王僧辯書

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僧
辯等帥舟師東趨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送
劭陵王還江陵軍至鸚鵡洲司馬劉龍虎等
皆送質于僧辯綸遣其子將兵擊之以書責
僧辯僧辯送書于繹繹
命進軍綸軍潰走武昌

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

下不許

資治通鑑○姪謂河
東王譽僧辯討斬之

謝令賚馬啓

連翩絕景沃若追風超渥水之形踰大宛之狀荷傳
西蕃將達官闈無任城之氣勇降東平之嘉錫何以
揚名沙漠仰稱隆慈戀德銘心矚恩雨淚

藝文
類聚

世子方等 字實相元帝長子為都督征河東王溺死

啓父湘東王

方等母徐妃失寵意不自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云云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使援京師

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

梁書

臨賀王正德

字公和武帝弟臨川王宏子初武帝養為子及昭明立封西豐侯進臨賀

通武帝啓

侯景反立正德為主攻拔建業見武帝請還為王復令正德通啓正德有怨言矯詔殺之

前為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搃萬機今景既

入輔乞解僭濫以王還邸

魏書

安成王秀傳秀字彥遠太祖第七子為荊州刺史下教曰夫鷄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竝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飴菁羹惟口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塲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歎 按此教也尺牘刪載處士以下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九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 五

貞陽侯淵明

字靖通武帝兄長沙王懿子 北齊

皆避唐高祖名淵也 陳氏世曆作武帝子誤

與太尉王僧辯書

淵明初以南豫州刺史為大都督北伐軍敗歸魏為散騎常侍及西魏與梁岳陽王譽陷江陵世祖見害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奉元帝于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齊受魏禪文宣帝高洋使上黨王渙率眾送淵明還為梁主前所獲梁諸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書與僧辯將屆壽陽僧辯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已而裴之橫戰死僧辯

乃啓納淵明於是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
送淵明入建康卽位改元天成冬霸先襲殺
僧辯立晉安王是爲敬帝以淵明爲太傅建
安王齊人復徵淵明霸先將遣疽發背薨○
徐陵傳陵爲梁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兼通直
散騎常侍使魏齊受魏禪及送貞陽侯爲梁
嗣遣陵隨還淵明往
復致書皆陵詞也

淵明頓首頓首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
揚芒便有干戈之務至於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
珠囊秦亾寶篋彰於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
遂若當今者也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御鳳邸以承
天軒頊比於諸侯湯武方於兒戲三光有乂四海無
波靈貺咸臻表裏禔福非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

雲如雨天下蒙其恩蔭而屯亨有數剝極爲災梟獍
豺狼肆逞兇逆後主誕資上聖允啓中興大剪仇讐
方平宗社雖復瀟湘舉斧庸蜀彎弓凡厥兇徒誰不
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亂荐臻羌虜無厭乘此多難
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奉問驚號肝膽崩潰雖復
金行版蕩火政淪亾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卒
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誰云禍亂昔隆周徙
播皆憑晉鄭之功彊漢阡危終假虛牟之力今者武
皇之子無復一人藐是孤孫還同三叛等子頽而爲
暴同劉芳而入關乞命諸戎勢何支久孤宗室之長

爰自布衣皇運之初彌承天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知
霸圖獨居掩涕終討家怨孤二三昆季方可戴天被
此恩慈如何酬答所以徐彭之役不吝輕軀哀荷之
誠久聞朝聽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宗社無依何
所逃責因以提戈負劍臥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讐
耻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榮河功格蒼旻德滿天地慈
孝之道通於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是以日月所
照舟車所通候海水以來賓瞻蒼雲以奉貢昔自軒
農炎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略豈
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穀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

火之賤精兵利器勢勇雷霆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斯
固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至於親鄰之道夙契逾深無
改曩懷增感彌篤以爲興亾繼絕事炳前經推擇庸
虛命守宗冀疑方欲仰憑神武清我寇讐旨喻難違
諸懷更愆明公誕膺時運允贊本朝勒瑞姜璜書名
何鼎故以通期管樂冥契風雲戮不世之渠兇殲滔
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必翦
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奉舊齊綰璽將兵周勃
之扶隆漢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允武功臣皆懸星象
非貔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校彼功庸曾何髣髴

但與在興亾期於體國喪君有君寧容無主夙承所
立猶則孱蒙玉之難寧可弘濟自淹留大國志荷
恩私朝夕宮闈預奉之色黃河白日亟直誠言分災
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國終資大賢定我邦家繫
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瑯邪望能喻此衷懷思之無
忽近陸居士有啓陳其禍亂朝旨卽命河東王岳等
勤率罷熊便相抵赴道阻且長雖無之及所聞西浮
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捍巴陵方拒窺窬之寇上黨
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裴侍中
英起淮南賢族兼事戎行躡冀馬者千羣披燕犀者

萬隊來自河陽曾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
散騎常侍明遠將軍東徐州刺史始興縣開國侯湛
海珍等竝前朝舊將夙著勲庸推轂海邊屬是喪亂
雖復拔身有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
舊隸悉已招攜方稟英謨共翦讐難去月將晦便屆
壽春已具舟師將臨江浦使人入境行陳所懷撥日
覘光遲在還牘當使宗祊有主余同小白之勲家國
無虞公保阿衡之賢何其美也豈不休哉言念此私
但以號咽蕭淵明頓首方可一

王僧辯答貞陽侯書

徐陵傳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今僧辯答書文

沈炯傳僧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

孤子僧辯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答馬嵩仁至又奉去月二十八日誨增用傾悚秦為不道西都失守率士臣妾莫不驚惶喪君有君實惟典禮繼世嗣曆明於通誥所以百辟羣司四方岳牧共立大計僉議所歸故紹晉安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遠謀鄰國足下宗枝蕃戚德譽阜隆既身限北庭事隔匡贊今者借助齊主揚旆南轅但嗣守洪基即既其主若阿衡帝載誠所推揖弘佐中興誰曰不可所望齊朝永存信誓謹當命北舟人奉迎麾駕無容進

枉齊兵遠於江表仰冀弼諧時政用極奮庸但江東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水陸衿帶若舊京從命揚徐承旨又恐西南之地二十餘州不即威懷容為齊國之患而糧裹之宜更遲動靜祇展之日冀在一二謹因馬嵩仁并遣貞威將軍通直郎散騎常侍馬瑱口宣諮述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答王太尉書

姜常侍曷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息孤雖庸薄不及通覽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

行號臥泣想望休平何況於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者先皇之慈也蒸嘗不絕於私廟子弟得嗣於南藩者後主之惠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丘陵誰家宮廟豈有爲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國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不造骨肉爲讎安可相期盡如蕭督耶古者天子六軍是爲萬乘今日凶荒致闕斯禮偏裨將校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稱扈座行曰乘輿遂無五尺之童高謝千人之長於公明允意復云何國家凋荒旣乏屯衛皇齊與睦幸

惠優矜何乃自起趨起苟違鄰德克勘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在芻糝湛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人分給羸兵卽是梁甲非云背信豈曰渝盟朝野羣雄何所攜貳且公天資命世再造皇家梁代之栢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英謨如有姦回正速齊斧尚何憂於共工何畏於有苗哉所覽來書旣爲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鄰和不容全異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此無多及蕭

淵明頓首

謨一作謀

重與王太尉書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在此月十四日告披覽
未周良深慨息昔長平建策猶聞蝕昂之徵踈勒効
忠時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
猶迷所執斯故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
寧有霸圖侯服于周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黃屋手御
青綸揖讓而對三靈端委而朝百辟詢諸圉牧莫不
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關於至
誠睦鄰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歸嗣本朝拜首陳
辭敦誘彌廣既而仇讐未殄方憑大國之威宗祏阽
危尤仰親仁之德僂俛恩寄號覲惟深而勅諭分明

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皆
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於夏藩衝要控遏上
流且命彊兵為我臨據若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並
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頰經忝竊屢守淮肥門生故
吏遍於江右凡諸部曲竝使招携投赴戎行前後雲
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
仗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寧曰
循常之恒禮明公固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同功營
丘等烈若夫伊尹庖厨賤宰霍光階闥小臣諸葛亮
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勤

勞書契已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爲難荀息
之忠良以喜慰但先朝秉玉鏡之符御金輪之寶若
薩之化行於十方仁壽之功沾於萬國兇人戾景遂
殄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虛言淮
陽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
無機杼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彊兵便是軒
轅之陣西南當扼喉之勢東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
侵華夷俱騁而冲人數歲復子方賒德未感於黎蒸
威不加于將帥斯等怏怏非少主臣安有碌碌因人
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於

大同棄與國之隆恩當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未
有從忠許之謀誰其相曉臥薪待火方此弗危繫草
從風儔之非切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見引軫獵
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外相內相
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
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齊師臨江仍轉蒼鷹
之旆分袖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
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
已據咽喉東進彭波次指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
魯柝聞邾方之尚遠胡桑對薊匹此爲遙水陸爭前

龍虎交至則揚都蕩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
 國豈不追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鄰之意東
 門黃犬固以長悲南陽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
 曰大勳滅我宗祊何所逃豐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
 嵩仁至彼更具往懷想不遠而復無貽抵悔也若英
 謨有在方與祀夏之功明監如違便等過殷之歎存
 亾社稷一在於公臨紙崩號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
 頓首未周一作未終建策作失策徵作奇劾作徵時
 致作實致猶迷所執作猶迷前報對作叶歸嗣
 作還嗣方憑作乃憑彌廣作彌厲宗祊作宗社尤仰
 作終仰惟深作載深臨據作此據若其作如其雲臺
 作靈臺寧曰作豈曰等烈作並烈勤勞作勲勞良以
 喜慰作甚可嘉慰先朝作前朝仁壽之功作仁壽之

風淮陽作淮南便是作乃是西南作東南東北作西
 北交侵作齊侵俱騁作俱暹復子作天子黎蒸作神
 人斯等作斯曹少主下一有之字明允作光明誰其
 作誰云非切作非匹英圖作英謀率我作從我朝服
 簪纓作朝簪夕纓舟作山夏首作夏口東進彭波次
 指心腹作東滙彭波披其心腹方之作方茲匹此作
 比此爭前作俱前蕩定作薄定梁國作梁祚追慙作
 退慙南陽作河南大勳作天助宗祊作宗祊逃豐作
 逃責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作使指
 抵悔作禍悔祀夏作嗣夏公作斯忠許有誤

王僧辯重答貞陽侯啓

僧辯頓首頓首白席威卿至奉今日五日誨披函伸
 紙號耻交哀天未悔禍地維重絕九縣沸騰四海悲
 憤嗣主欽明濬哲齊聖廣淵體自宸極受命文祖主
 梁祀者非此而誰且年倍漢昭弗明上官之詐德踰

姬誦彌昭周旦之誠今海內永冠中朝卿士或南陽
舊隸官成天監之初代邸故臣榮光承聖之始莫不
人竭其力爭求効命輸心嗣主以報先帝之恩今荆
陝淪覆正是江北數縣卽東南藩翰萬里而遙主甲
治兵舳艫相接長波天限方漢城池脩德綏民中興
可待孤子本以庸懦加復窮喘且平生素蓄志不在
位世蒙朝寵身實許國武皇擢之千里先主申其三
顧因此踰濫遂居端右屬天步艱難寄深憂積方欲
詢于髦傑採之輿阜同康時務共贊皇猷一彼車書
刷茲讐耻然後守其侯服歸老赤松至如今日使須

白事披奉來誨承彼送還今璇枝令戚播越秦虜明
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命曰仰歸寧不副
茲交席濟扶匡救若斯言不渝更聽後旨便遣鷁舟
虹舸奉迎麾旆但閱來朝意在主盟今江東所奉彼
屬披圖未蒙朝意鄭拒子忽左史是之漢背劉襄班
書稱允況屬踈於昔彌不敢聞命謀期通識賜亮此
誠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未蒙朝意一作未
蒙朝音號恥有誤

與司空陳霸先書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旣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爲君阻
共工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

遺孽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
者也我大梁開金繩之寶謀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
造化相侔德施與風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
平之基無思無屆逆賊侯景殲亂本朝覺重聰彌凶
逾羿浞後主天經地緯義冠人靈驅馭熊羆遂剪勅
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太戊興殷彌無等級不圖天
未悔禍喪亂荐臻羌賊憑陵侵蕩荆漢乘輿幽辱旣
陷兇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故以哀窮兆庶痛極蒼
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亂禍之朝宗子維城本濟
殷憂之日武皇遺胄皆陷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

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朝容身靡託追惟先
業大庇生民旣雪伯升之怨仍紹相王之霸孤二三
昆季情禮獲申等預蕃枝偏承皇德近歲彭都之役
得備戎昭鞍甲之勞庶訓天寵況復邦家不造至此
橫流凶狡猶存何所逃責固以提戈負劍臥泣行號
言念荆巫志雪讐耻大齊德竝天地明符日月隆禮
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造化玉牟銀甕嘉瑞
必彰澤馬山車禎符摠集若夫中原猛士本自無窮
沙塞精兵斯何有量是以家國之富文景所未儔兵
馬之強秦漢所未敵但親鄰之道旣篤夙私明發之

懷彌敦先好以爲興亾繼絕聖典通規爰命無庸嗣
守社稷旣方憑大國度討仇讐恩喻難違諸懷慙哽
公體茲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於雲
行電邁谷靜山空扼鵠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
闕漸臺僞帥將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皆橫屍於軍
市高庸茂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
憂未已禍難相尋宗社無依奧主宜立夙承所眷尚
在冲年王室猶難何以康濟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馬
業童蒙仍傾晉室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
孤過荷恩靈預奉帷幄黃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

患事非虛言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恭闔境人民俱
勞寤寐方窮人爵之重以報非常之功惠覽今書希
能留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武冠曹彰爰降宗英遠
于將送裴侍中英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間月壘連營
雲旗蔽野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珍等並前朝舊
將夙著勲庸江左氛妖投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竝
在戎行歸附明公共剪讎難去月將晦便留壽春已
具舟艦將臨巢浦若公爲內主方同國子之勲余以
定家得免臧孫之歎豈不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
鄉關惟增號哭蕭淵明頓首頓首

戎昭一作戎行
何有一作有何

陳霸先答貞陽侯書

英華亦作徐陵代答非

初齊之請納貞陽也霸先以爲不可遣使詰僧辯若爭之往反數四僧辯竟不從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
牘俯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
恭克讓就日望雲玄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
牧黎元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
運鍾百六時屬陵夷賊臣侯景內曩中國掘剪公室
鞭撻寓縣三宄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志清
國豐載齊車以誓衆墨衰裳而鞠旅遙授兵略沿流
電邁不崇朝而戮封豕纒信宿而剪奔鯨雖天未絕

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崑函卽都渚宮將
議進取而穹昊不惠頓降愍凶秦氏虎狼肆其虐暴
主上幽辱鑾輿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
天下難曠晉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實愛子弱表徇齊
幼而岐嶷羣公卿士岳牧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
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爲元輔僕以不敏預叅末
將今朝野寧晏方鎮協和戮力華夷同獎王室庶竭
股肱蕩刷讎豐殿下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興
地惟邢蔣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勅已次壽春
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制非爲乏主冢宰匡

翊寧侯長君雖則未學頗聞前載成王踐祚曾未壯
年昭帝君臨實惟童孺若以家國多故思濟艱難仰
惟尊戚莫不屬望分陝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繼親
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
有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前事不忘可爲故實蕃維
未鎮敢用多陳遠降誨函惟深哽佩陳某頓首頓首

陵夷一作屯夷發衷一作發哀章興謂
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一作章典誤

重與裴之橫書

淵明與上黨王渙至東關敬帝以之橫爲
鎮北將軍都督衆軍出守鄴城歿于陣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

始反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卻終焚其室頃家
國多患頻遘閔凶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以皇齊大
德禮秩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
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鬱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
天監之始門宦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
効命酬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
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孤昔
忝蕃維非無游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錐田文之家差
有彈鋏雖李廣麾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懷彼此
豈可文辭簡略禮等平交披封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鼠

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鴟刺傲彰魯史之文宿昔相期
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蕭
淵明頓首再拜

裴之橫答貞陽侯書

之橫字如岳河東
聞喜人遂兄子

之橫白足下定國等至狂雅誨具高氏致送之旨即
彼行人遠到京城大慰應有成命但江山復阻未奉
朝廷報辭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籍彼鄰好義深
主祀自宜單車入境端委還朝而朱旆啓行戎旌望
國江東士子未達高懷僕早預簪裾夙叨眷與弦矢
既睽淮成阻青藜裁封雖斷西鳥之辭白雪在天

豈無北風之歎但變故紛紛忠貞宜顯寒松負雪誠
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槩齊師若反旆
淮路退舍肥水彼之敬送止縉紳之徒此之奉迎則
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申晨敬之橫白

並文苑
英華

王僧辯奉貞陽侯啓

裴之橫敗績僧辯遂謀納
淵明仍定君臣之禮啓曰

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沒即遣
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勲豪初竝同契周既多時
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
差未甚決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

書詩淵詔 卷十一 十五
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
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
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
稷再輝歿且非忝請押別使曹冲馳表齊都續啓事
以聞伏遲拜奉在促

答王太尉書

此貞陽
答前書

姜暲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
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
武宗祏至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
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

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屈
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
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頓遣
信表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
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
卽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
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
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
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
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

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
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
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
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
冲奉表齊都卽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之
陽預有號懼

王僧辯重奉貞陽啓

員外常侍姜暲還奉勅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
被鄰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
東冠冕俱知憑賴今軟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

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徃彼充質仍遣左民
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
宮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
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旣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
節報厚施於大齊戮力展愚効忠誠於陛下今遣吏
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

又答僧辯書

志興

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僧辯
書使送質于鄴已渡江乃踐僞位仍授僧辯
大司馬領太子
太傅揚州牧

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

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曾懷志
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
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
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
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
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
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
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
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
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

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
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
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
非遙觸目號咽

並梁書

又答僧辯書

周尚書弘正張廷尉種姜常侍暲等至在此月二十
六日告并遣賢弟子世珍賢子顯等具忠款之至公
養孤之恩愛甚鄧侯少子之懷情深張禹豈非憂勞
社稷用忍肌膚天下含靈誰無悲愧余遭家不造敬
累吾賢言念忠誠益以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憂矜

徵借輕兵以垂將送意謂江東凋弊累積寒暄供膳
資儲理當多闕輒白上黨王止請三千人二百疋而
已凱衆人殊尚有疑難將恐諸士未喻雅懷今復命
周尚書及姜常侍還彼具陳一二夫以受爲寇非有
晉邦不送爲譏終無楚國五千步卒旣謝李陵三千
羸兵亦等無忌公之明義理不爲嫌行人失辭尚停
然諾臨江摠轡企望音郵惟遲來書此不多具蕭某
白

與北齊荀昂兄弟書

此入梁後與昂兄弟勸使歸梁昂疑前隨貞陽在齊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以勞悒夫興亾繼絕徃帝之

通規分災恤患聖王之恒典自敦龐旣散詐僞萌生
時託親鄰信有澆慝大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
之本關於至誠言與之恩由於孝德孤謬蒙殊獎還
嗣本朝勅諭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內無
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彞章
禮數莫不優華斯乃不世之殊恩寧是悠常之恒事
王太尉勲踰呂望德冠伊衡凡厥英謀筭靡遺策豈
容當滔天之巨寇違大國之隆恩計彼賢明必當不
爾卿維兄及弟莫非雄才江外風塵不染兇寇賈氏
三虎豈獨貴於前脩荀家八龍信服在於今日近者

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
善保良圖闕南道主人以相付也見所答東海徐湛
書粗具來意昔桓憑莒衆文用秦攻是假鄰國之威
以備非常之變若使江東宰匠具領齊恩時命封疆
遠相迎接故當携諸舊隸率我賓游朝服簪纓直拜
園寢梁人望國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言歸指滄江而
迴旆如其彼相未悟良機將恐戎麾遂踐京邑若其
求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雲旗差不相涉一二復令
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蕭淵明疏並三國
典錄○

悠常一作尋常
秦攻一作秦政

北齊文宣帝高洋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此書與貞

陽侯初與王僧辯書同時前叙貞陽
往復諸書今置在後亦類附之例也

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
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
情莫不嗟尚況我鄰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
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王師未及便已
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睠南顧憤歎盈懷卿臣
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
餘極爲冲藐梁疊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甯
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

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亾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
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
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
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寃逆清河王岳前
救荆城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
流復躡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
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艦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
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勅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
今者之師何往不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

梁書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六

任昉

字彥昇樂安博昌人仕齊中書侍郎入梁歷新安太守

到大司馬記室牋

高祖為大司馬錄尚書事

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為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府當以卿為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歿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
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

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眇眇成飾小人懷惠
顧知歿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
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
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
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
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璠璣顧已循涯寔知
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
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歿罪歿罪文選

○含生梁書作天生嘉宴作清宴賀作驪翹作驪璠璣作璠璣

梁國府僚勸進牋

齊中興二年正月策梁高祖相國梁公加九錫高祖固辭府僚勸進公不許○藝文類聚載云任昉爲百辟勸進牋文選載重請牋云任昉按丘遲傳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

伏承嘉命顯至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
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
翦爲仇讐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斲之痛黔
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躔
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阬岸使夫
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耻談五霸而位卑乎
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寶公器

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祇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仁翻為獨

善

梁書○民生梁書作人主童兒書作二兒今從藝文類聚

府僚重請牋

二月府僚重請於是始受

近以朝命蘊隆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顯顯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

造王室雖後累跡救宋重祗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効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匡時靜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與獨為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慙欵棘心重謁伏願特膺典策式副民望

文選○蘊隆梁書作蘊策

藝文作蘊崇世書作代王室作臺閣跡
作繭然作寃民並作人匡時作一匡

答何胤書

得書知便遠追踈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輕棹
已遠供餞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

望古潛悵久之

藝文類聚○舊作為昭明太子答胤然昭明自有與胤書

與江革書

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齊尚書駕部郎入梁歷度支尚書

建安王子真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苦求同行乃以觀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南史作沈約任昉與革書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
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

梁書○此段南史作此聞○江革傳革除東中郎武

陵王長史會稽郡丞門生故吏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按此亦口語耳尺牘載作辭餽餉書非附訂于此

與沈約書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歷尚書右僕射天監二年卒昉時為義興太守與約書

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
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
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
字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
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素憑論款對不易布素
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遄邁雖

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
祇增今恨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梁典

弔樂永世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
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自辨餘息雖存視陰
無幾終始之托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
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松檟可拱悲緒
無窮

為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

文惠太子長懋

臣聞化澄上業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
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
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
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取弊
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
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含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
博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
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並藝文類聚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助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齊明帝作相起為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不能奪

書言淵詒 卷之二 五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
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爲
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往來
末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醑不
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闐若無主所守旣無別禮窮
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
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
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文選

求爲劉瓛立館啓

瓛見齊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
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
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
毀於獯戎寶曆遷於干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
脩行明經賤珪璧於炎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
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游垣棟傾
替室衢塾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櫛風
沐露獻之器學無謝前脩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
臣第西偏官有閒地北拒晉山南望通巴雖曰人境
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黌塾薄藝桑麻

書言評語 卷十一
粗創茨宇

藝文類聚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齊綏建太守

卞壺永嘉中為右將軍領右衛蘇峻稱兵六軍敗績壺赴賊二子眇眇隨從俱為賊所害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脩理臣亾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

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卞錄

奉勅示七夕詩啓

高祖詔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卽制付使者助答啓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已彰臨啓慙慙罔識所寘謹啓

文選



P8

書言評語 卷之二
沈約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宋度支尚書郎齊南清河太守梁初佐命累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

與范述曾論齊竟陵王賦書

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齊永嘉太

守入梁終太中大夫竟陵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為之師友

夫眇汎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鐘石則莫辯宮商雖復吟誦環迴編離字滅終無所辨仰酬睿旨徵表寸長一指習風竹葉世罕工猶冀西四世而神三師

答沈麟士書

麟士見齊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袞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

共申析

報王筠書

筠見後

筠為詩呈約約書報之

覽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研周流戀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覲乃申

盈字尺牘作盈字下情一作古情佇作好歡興作權輿振作服誤比作出戀作忘申作中誤

與徐勉書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與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勉爲言于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先是約嘗侍讌與帝疏粟事少帝三事約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嘗有憾於張稷稷卒帝與約言之約對失旨及病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事不
自已帝聞大怒約懼遂卒

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濶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

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豈

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
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
堪惟思是策並梁書

賀齊明帝登祚啓

明帝廢鬱林王自立約時爲東陽太守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
林凶德早樹行悖人經逃聽之所末書宗廟之始如
綴百靈聳動九服迴遑結后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
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
章日綵煥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睿化神行無
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眇轡紆汾陽

之遠情運堯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
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
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
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踴躍外畿心不勝慶謹緝民和
式流皇澤塗歌里抃載懷鳧藻

謝賜軫調絹等啓

霜紈雪委霧縠冰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
植還蕃非降魏兩之賜恩逾枉道賁深束帛

謝勅賜絹葛啓

素采冰華絺文霜潔變溽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

謝勅賜冰啓

竊惟司寒輟響眇自前代凌室曠官歷茲永久聖功
闡物逸典備甄窮深既採園池靡用有籍釜柜無災

霜電

並藝文類聚

謝賜甘露啓

此當入釋

約言左右徐儼宣勅垂賜法音寺松葉上甘露臣往
年經見不過霑條而已時或凝結纔若輕霧未有玉
聚珠聯光粲若是寔由積仁上通冥德下降故能委
華霄極霧被後彫慈旨曲洽頒此祥賚不任欣荷謹
以啓事謝以聞

初學記

謝賜交州檳榔干口啓

龍編嘉實厥包遐遠

北戶錄注

爲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

齊文惠太子居東宮約爲步兵校尉管書記遷太子家令

輕鑿微動密翳徐張黃間所發矢無虛發南皮之獲
未足稱工臣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

禽

爲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啓

田文重氣狗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
人高事遠遺物足竒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約與蕭琛等與竟陵王遊號為得人
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爰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
激貪勉競澡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
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
雖去取異情羣略殊軫而獨行必彰片言罔極貞操
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
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游江海之上愛竒商洛訪美
東都蓋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竝流三
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思自罄勛

謝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啓

鳳綵鸞章霞鮮錦縹覲寶河宗未必比麗觀樂帝所
遠有慙德雖日月在天理絕稱詠而徘徊光景不能
自息

謝竟陵王賚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啓

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藁臺
之下民受祿為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複
衷緼裾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謝司徒賜北蘇啓

司徒竟陵王○北蘇北方乳酪也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冬

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

曠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

輕至聖慈普洽缺遍芻薇停鑣懼喘既弘道於世務
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謝啓

竟陵王子良為丹陽尹後徙都督南兖徐青冀五州此啓似約為子良作

臣以萊辱初無秀業伊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

藩麾夙樹進不能閒詩西楚好禮北河遐無以振采

六條宣風萬里懷慙起懼載溢心顏徙旆淮區遷金

濟服朱驂出邸青組臨方瞻惟徵寵俯仰亡厝

並藝文類

聚息

為柳世隆謝賜樂游胡桃啓

世隆見齊

挺自禁園味逾并絡動物迴祇在微必應此乃胡羯

奔逃吉之先見者也

名物志

今年帖

今年約垂故尔始得此事至沈約白十一月十六日

淳化帖○約垂一作殆差

錄大夫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一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

徐勉 字修仁東海剡人歷侍中中書令特進右光祿大夫

誠子松書

勉歷為侍中加中書令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其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誠其子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味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寔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歛若此事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旣應

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崕嶮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

言言評語 卷七十三
一
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
陰塍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
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菰蔣湖裏殊富菱
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
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
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
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
汝營小田舍親累旣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
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
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烏鹵彌復何安

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
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
亾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
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霑之諸女爾汝旣居長故
有此及凡爲人長姝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
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
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
今之所勅略言此意政調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
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

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
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
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
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
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
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
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
斯之事過竝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家世先世南史作家本先門丞薦作承薦事衆作衆事間營作開營非在不在並作存近營作近脩猶

爲不少作猶不爲少菰蔣作荷菝筆勢作事意此吾作此直儒典作外典始熟作湖熟何安作可安理治竹理事以乖作似乖吾豈知如何作豈如之何

謝敕賜絹啓

臣勉言傳詔傳靈惠宣敕垂賜絹二十疋伏惟皇太子睿情天發粹性玄凝作震春方繼離朱陸嘉日茂辰畢宮告始龍樓起曜博望增華含生鳧藻率土抃躍臣運屬會昌命逢多幸預奉休盛復頒恩錫白絮起獨麗之色兼兩邁丘園之賁慶荷之情實百常品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謹啓

初學記

伏挺

字士標平昌安丘人○南史字士操

致僕射徐勉書

挺累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
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
故不能久事隱靖時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
以觀其意勉答之挺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
人還俗徵入為京尹

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
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
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
顏色不覲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
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
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

吟詠動輒盈篇揚生沈鬱且猶覆蓋惠子五車彌多
躊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翰
紙縟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
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
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
輿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擯落
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
三柸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賁茲
觀損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
南岳鑽仰來貺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

帝道康寧走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
屣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
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
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
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
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跡幽野難矣誠非
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游涉權門雍容鄉邑
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篲延思以陳侍者
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
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固
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
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槩勿用
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
儻逢子侯比復削牘

徐勉報伏挺書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
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
堂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
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
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

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寘彼周行
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
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
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
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逃聽傍求興懷寤
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耻鳥獸難羣故當捐
此薜蘿出從鵝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
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
入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
此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

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欬邁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
長孺簿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
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
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
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
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
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
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間願見宜事掃
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
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

並梁書

書言源流
卷之三
七
陶弘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伴讀除奉朝請永明中上表辭祿隱句

門亦

曲山改稱隱居梁時累加禮聘不出

鯉膏魚醢

首無答謝中書書

對對輪入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中書書

天

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

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為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歿於一致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為栖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忸前脩也

答趙英才書

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

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蚩俗自致雲霞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煑木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歿生善惡未之能聞

並藝文類聚

與親友書

弘景齊時除奉朝請常欲辭退與親友書以永明十年解職卜居茅山自稱華陽隱居徧歷名山尋訪仙藥

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母為自苦也

邵陵王蕭綸撰

陶隱居碑銘

與從兄書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

撫邊

與武帝論書啓

茅山志作表誤

武帝紀云帝草隸尺牘莫不精絕張懷瓘書斷云弘景善書師鍾祖王采其氣骨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心之茲實俟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沈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

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譬昔
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為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
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啓

作道媚不能自已
啓作不能以不啓

又陶集接前為一
書今從要錄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
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
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
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脩習惟願細書
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顯中精

要而已

素志一作索
冥顯作冥題

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
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
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真迹
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
至鑒其外便無可付也

鑒一作止

與武帝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
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贊過為淪弱許靖素段

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翫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蹟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時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齊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深悚

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併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缺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慾實可耻愧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歉默不敢復以閒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歷代名畫記云由是弘景書畫並爲精絕

○益無喻心集作益無以喻偶作遇急就章二篇要錄作急就篇二卷益深集作益用歉默藝文作歉然

武帝答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非嫌然則所習聊試畧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擊長則法離漸書促則字勢橫畫踈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

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由串耳大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蚩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非嫌要錄作云云執筆集作執手點掣作點畫笨一作奔

直筆廉斷作值筆連斷六義要錄作六文既舊且積作既學既積不嘗畫作不能嘗畫精作工

與武帝啓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竝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二卷集作第一卷允衷作未允思衷情作精存不作存者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

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

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

乃不惡而非右軍父子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

凡二篇並是謝安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

衛軍參軍任靖書摹迹○書扇題屏風集作書扇頭屏風集給事黃門二紙治廉瀝一紙注云是子敬書亦似摹跡

右四件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今見有二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

條並非甚合跡兼多漫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繆

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抱憂懷痛一紙是張五月十

一日一紙是摹王珉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

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

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欵方一紙是謝安書

右十條非右軍書集第二十四卷摹處作摹起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北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武帝答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未可知悉可不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靖書觀其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豪楮且係

拙守中也許任二跡并摹者竝付反右三紙正書二

十六日至嗣公所異二句集作異同所未可知靖並作靜離作雜其作所楮要錄作紙

與武帝啓

啓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璿璣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預聞喜

佩無屈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代名實
脫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
所可黜涅而不淄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
足逞泄冒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
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
識從子詡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
以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尚可
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借老益
增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
發意意則應言而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益得諧稱

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
歎息比日竚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
旨云真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
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賜實
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
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
自運之跡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

逸少上集有唯字草

作學璿璣作一機日作自愚管下有見字繼以齊代
二句要錄作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族作紙手隨二句
集作心隨意運手與筆會比日作皆賜要錄作此
垂集作來法作妙○比世與舉世以下疑各一篇

武帝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
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書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
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
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鍾書集作鍾王

與武帝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
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
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
呼爲末年書逸少亾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
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

少無復末年之譏阮研間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
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
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瘻之例
復蒙垂給至年末間不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

覲

以上並見陶貞白集法書要錄茅山志
小異互注○題集作顯間近作近聞

何胤

字子季更字胤叔點弟仕齊歷左民
尚書領驍騎中書令梁初累徵不就

疾篤書

何敬容特爲胤所親愛胤
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

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竝歸從弟敬容

南史

王志

字次道瑯邪臨沂人僧虔子
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王雨氣帖

一日垂申紙 正爾雨氣方昏得告深慰吾夜來

患喉痛憤憤何 晚當故造遲叙談惟反不具

寶章集

阮研 字文幾陳留人官交州刺史善書庾肩吾云阮居今觀古窺眾妙之門雖師王祖鍾終成

別構一法

道增帖

道增至得書深慰已熱卿何如吾甚勿勿始過嶠今便下水未因見卿為歎善自愛異日當至上京有因道增行所有少字不具阮研頓首四月一日

大觀帖米云偽

王樂道

與穆四

出師頌絕妙古語借書一甌還書一甌

唐韵古之借書盛酒甌名

曰甌王樂道與穆四書云云後人遂訛為癡也楊用修六書索隱引証云借用鷓鴣酒箴所謂鷓鴣也唐詩金錢百萬酒千鷓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二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八

袁昂

字千里陳郡陽夏人初名千里齊武帝改名歷梁司空侍中尚書令

諭人書

昂齊永明時為武陵王長史丁內憂服未除而從兄象卒昂父顓宋泰始初坐事誅死昂幼孤為象所養乃制替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諭之

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宅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籙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

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
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
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
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
而服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稜與毅同居
毅亾稜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
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暮齋不
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情惟慟絕彌
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
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

行之君問理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次

梁書

○無異於已南史作言無異色史云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情作尋號哽作哽咽

謝高祖啓

昂齊永元末為吳興太守義師至京師昂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之天監二年以昂為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高祖詔答

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萋枯未擬
摠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
罰之科調檢生歿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
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鄴邑
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斲戮之人賒刑於耐

罪之族出萬歎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
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
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
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
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
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
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
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
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
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游陳天波既洗雲

油遽沐古人言非歿之難處歿之難臣之所荷曠
古不書臣之所歿未知何地寒南史作宜調作洞推
作惟約法上有因字

高祖答

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並梁書

慈出上武帝古今評書啟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
風氣同書吹晉文帝非不氣尊立而精神無用
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
不可耐書吹南國士大夫矣我尚風強然不爽寒了
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澁終

不似真吹大寒散為夫人雖其於而舉立蓋其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谷賦未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楊州人共語便音

態出武帝評書作吳施鼎按施肩吾乃唐人此必瘦肩吾之誤也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

快

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劔拔弩張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

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

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

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

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平

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

洪芳不減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元蘇霖書法鈞

玄引作梁武帝評書霖跋云右梁武帝評書與袁昂書評語意大同小異互有得失參考異同真偽難辨

以後米元章評書說梁武帝由此觀之則昂偽矣○淳化帖隋僧智果已作武評

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勅遣臣評古今

書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

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啟普通四年二月五日

內侍中尚書令袁昂啟

勅旨具之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

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

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薄紹之書字

勢蹉跎如舞女低腰僊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

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

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法書要錄○字

學新書又載昂評鍾繇書云繇真書絕世剛柔倫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

以來一人而已若其行書則羲獻之亞草書則秦

衛索之下入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也

喪遂 字淵明河東聞喜人歷豫州刺史

致呂僧珍書 僧珍字元瑜東平人歷領軍將軍

遂廣陵太守與鄉人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高祖左遷始安太守

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

非其願也將如之何 南史○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太守今卿

又為始安所謂二始

王僧孺 字僧孺東海剡人仕齊治書侍御史入梁歷南康王諮議參軍

辭府牋

僧孺為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南史云初武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為道愍所糾坐免官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

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

子上才爰傳卑主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

雍竊步東閣多慙袷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

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

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

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

酬屢顧寧謂尉羅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吹細草仍
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
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炙鼈而爲羣
披榛捫樹從虺虺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
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縷縻

與友人何炯書

炯字士光胤從弟歷治書侍
御史○藝文作與何遜書誤

僧孺免官久之不調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
書於炯以見其意久之起爲安西成王參軍

近別之後將隔寒暄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
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歧路之日將離
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

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
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敝人素鍾肇
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
記信用旣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
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
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
去皎皎而非自污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
銷亾徒切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
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
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

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阜衣黑綬之
後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
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
魏耳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
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爲衣朱丹被
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
才蟲篆末藝含吐紺縹之上翩躚罇俎之側委曲同
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踈
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
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

薄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
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
裳之會提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効歸來恩均
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
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
逢筭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槐備聃佚之
柱下克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
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
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墻高塗遙力
躡傾蹙必然顛匍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

均宥器有驗傾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
徑故司隸慄慄思得應弦譬懸厨之獸如離繳之鳥
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
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
校變爲丹赭克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
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恚詬憐其骸鯨加肉
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
追氣太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
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圓首方足孰
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

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
原耻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犇走之友內
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
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賢後賤古富今貧季
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
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銷艸色
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
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蜚故無車轍馬聲何聞
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游方與蜚走爲鄰
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

屨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為傭
 保餬口寄身溘歿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
 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扇摛綺縠之清文談希
 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
 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
 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梁書○吁可悲矣書作呼悲可矣范式作范或誤見
 孔嵩傳竝從藝文鄒一作郭顧惟作顧實謨作談蹠
 蹠作蹠蹠作蹠作蹠作蹠作蹠作蹠作蹠作蹠作蹠
 而作匏瓜抱接膝之歡作抗首接膝道德作至道

答江琰書

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

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
 鳥以醇醪嘉膳栖林狘以崇楹曾拱苟非其實立有
 驚怖况復以一離訴棄賓實灌然豈復能使一笥可
 輕八厨斯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汗望影析支爭塗再
 楫其或蹲林臥石籀卉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
 客酌醴焚枯嗚嗚相勞羹藜含糗果然滿腹寧有幡
 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罄前皇之
 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况復詠高梧而賦脩竹
 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豈
 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

與陳居士書

雲波遙夏燕越數千行雲鬱術征禽難使用隔巾車
未能搦札引領南望悵矣心飛幸因劣薄懷章貴壤
依然谷口覺子真之咫尺靜盼巖灘信子陵之非遠
已入虛白之室用披蓬蒿之徑稟紛紛之高論承希
微之妙旨虛往實歸用祛塵惑

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

伏惟殿下銅爵始成早摛從后之句柏梁初構首屬
驂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
徒以願托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糝南人

之游謬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

驂駕見柏梁詩作駿誤

為蕭監利求人學啓

竊以矯首伺飛不如脩弋踈足念遠莫若驅鑣故樸
斲成於丹矐篠蕩資於枯羽敢因葶末有志庠均為
山資於一簣學海漸其微流

謝除吏部郎啓

僧孺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選

自一遇休明多逢渥澤出斯溝壑置之霄漢清塗華
轍叨厠累仍顯職名階俄來倏至而智効必其無取
尤怠忽焉已彰不意涵養更滋霽霈愈此始職樞華
紛體恒選知非腴族必待俊民何言賤劣所或叨假

循涯測限生所不勝瞻恩奉德歎何能報

謝賜于阗利所獻檳榔啓

于阗利國在南
海生檳榔特精

竊以文軌一覃充勿斯及入侍請朔航海梯山獻琛

奉貢充庖盈府故其取題任賦多述俞書萍實非其

荔葩慙美

並藝文
類聚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下教求士曰此境三閩奧壤
百粵舊都漢開吳列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

盛其川嶽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
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須學惟業本又有陳元士

爨至於高尚獨往相望嶼巘懷仁抱
義繼跡前史 按此為教尺牘亦載

陸倕

字佑公吳郡吳人歷
國子博士守太常卿

與僕射徐勉薦沈峻書

峻字士嵩吳
興武康人

沈峻

峻博通五經尤長三禮遷侍郎兼國子助
教倕為吏部郎與勉書勉奏兼五經博士

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

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

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

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

日時聞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

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

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

絕業傳於學者

梁書○聞南史
作開命作令

遷吏部郎啓

倕解鴻臚卿入為吏部郎
參選事出為尋陽太守

臣器均濩落材同擁腫效非積山勤乖附地自叨榮
秩列裁移氣序而坐延曲私遂被洪造自非割蚌識
珠覩石知玉寧可以獲名理俗見操就教

謝勅使行江州事啓

封畛遐曠屢井奧實陸海神臯偏屬茲境兼以茂親
明德維翰作鎮宣述條教匡贊盛猷自非問望兼弘
寧可擢膺嘉舉

爲息績謝勅賜朝服啓

任第四子績早慧十歲通經爲童子奉車郎卒

玄冕素帶出自禁財朱紱青緇降於皇府輝燭鄰黨
震耀街衢姻族移聽朋儕改矚非臣瓌弱所能陳

爲張侍中謝啓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強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
摩頂少報洪私徒課虛無空延鐘箭不悟爰降曲慈
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摠綸魏選異才漢求高德
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瞻內省無一可階

並藝文類聚

丘遲

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仕齊車騎錄事參軍入梁歷司徒從事中郎

與陳伯之書

伯之濟陰睢陵人終伯之驍騎將軍太中大夫

伯之仕齊爲冠軍將軍驃騎司馬高祖起東昏假伯之節豫州刺史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高祖使說降之與衆俱下建康平遣還之鎮伯之愚闇聽鄧繕褚縉等謀復反兵敗亡命入魏魏以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天監四年臨川王宏北討遲

言言
卷之三
三
為諮議參軍領記室宏命遲私與伯之書伯
之於壽陽歸梁為西豫州刺史遲還拜中書
郎○梁典云武帝使呂
曾珍寓書於陳伯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
才為世出奔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
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
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亾之虜聞鳴鏑而股戰
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
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
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
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

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
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
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
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
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竝刑馬作誓
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
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
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
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况偽孽昏

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會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
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上
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鸞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俾豈不愴恨
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
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
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
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壯狄野心崛起沙塞之間欲延
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摠茲戎重方
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

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丘遲集○梁書自求多福止遭
遇時主作遭逢明主稱孤作承

家責作論推作收代作世言作述佩紫懷黃作
懷黃佩紫南史朱鮪上有昔字沙塞作沙漠

答舉秀才啓

遲齊時州辟從事舉
秀才除太學博士

方今八友盈庭五承在幄七教畢脩九攻具舉猶乃
物色關屠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輒仰
宣皇猷俯鑿愚蔽覘察衡閭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
善一介可題謹聞絳闕恭奏青蒲

藝文類聚

爲范雲謝示毛龜啓

雲字彥龍南鄉舞
陰人尚書右僕射

玄甲應於姬渚青髯符於夏室翱翔卷耳之陰浮游
蓮葉之上藏采千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

窮神爲化故能寶瑞開圖珍祥映謀懷星抱月負字

銜書間出蕃畿繼踵郊甸玉海○映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齊宜都太守入梁歷尚書左丞徙廣州追還終國子博士

與王僕射書

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詢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貧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存而勿亾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藝文類聚

蕭子範字景則齊豫章王嶷子梁秘書監光祿大夫

到府牋

子範歷除南平王從事中郎王薨遷宣惠諮議參軍臨賀王信威長史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

上藩首佐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梁書○昇南史作叻

蕭子雲字景喬子範弟歷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

答武帝

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勅云先是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跡遂逼於卿

臣子雲奉勅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

賞隨時所賢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爾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池之勤又不參聖旨之奧仰延明詔伏增悚息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啓上

法書要錄

啓武帝

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

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此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園丘眡燎尚言式備牲牲非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鐘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

親薦膺武帝勅答

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

答武帝勅

書言源記 卷之三
答勅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
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
之勅並
施用

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
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
約十曲惟知牲牲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
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
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用易
尚書大戴禮卽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
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
革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

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
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
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
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
克就謹以上呈

並梁書

未代

外郎

環

彌復

本唐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三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 九

劉孝綽 字孝綽彭城安上里人本名冉劭之孫歷祕書監

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啓 卽武帝也孝綽齊末代撰

生木游火之禽夾階紀朔之華白環銀瓮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天有祚不爲定於郊廓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藝文類聚

謝高祖啓

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游東宮自以才過於洽每於宴坐常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

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為御
史中丞劾孝綽免職自後高祖數使僕射徐
勉慰撫之每朝會常引與焉為籍田詩又使
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孝綽猶工
即日勅起為西中郎湘東王
詔議啟謝高祖又啟謝東宮

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踈悻與物多忤兼
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日
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寃炙髮見
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
士伍比屋唐民生歿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
戴天踈遠畝隴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
臣微物足為榮隕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

復齒盛流但雕朽污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終無効

答

啟謝東宮

孝綽免官諸弟時隨藩在荆雍乃與書論共
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
呈東宮昭明太子
命焚之不開視也

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豈非
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
待明鑒故晏嬰再為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
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貿其其酸一
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歿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

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屐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
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寔繁曲筆短辭
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
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
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
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訖罹難雖吹毛洗垢在
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
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
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纏幸得蠲於庸闇裁下免黜
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繫馬縣車息絕

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
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寬和之色垂
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
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軌相
彼工言構茲媒諛且欵冬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

無謝陽春

並梁書○姚思廉父名
察故諱必察爲必監

謝爲東宮奉經啓

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應物稽
疑業炎夏校德茂周庠諸侯宋魯於焉觀則叅陪盛
禮莫匪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

尚多髦俊寵光與被獨在選中他日朝聞猶其夕歿
況茲恩重彌見生輕朝聞初學記作朝參誤

皇天求豫北伐啓

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
功理絕然桓沖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破苻堅山
濤謂羊祜不强建成侯卒平孫皓微臣之譬兩賢誠
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

謝越布啓

比納方綃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鳥夷

謝給藥啓

一物之微遂留亭育名醫上藥爰自城府雖巫咸視
診岐伯下鍼松子玉漿衛卿雲液比妙衆珍實云多

愧並藝文類聚

謝晉安王餉米等啓

傳詔李孟孫宣教旨垂賜米酒瓜筍菹脯鮓茗八種
氣苾新城味芳雲杜江潭抽節邁昌苻之珍壇場擢
翹越葺精之美羞非純束野麇衰似雪之驢鮓異陶
瓶河鯉操如瓊之粲茗同食茶經酢顏望揖免千里宿
春省三月種聚小人懷惠大懿難忘

謝安成王齋祭孤石廟胙肉啓藝文刻作孝經誤

味過淪鳳珍越屠龍故使屏翳收風馮夷淨浪神居
鷓首獨沉安流民幸同附得徵遘迂復等受釐預頌
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藝文類聚

與弟書

方弘游典墳寤歌林澗覽興衰於千載觀榮落於四

時歲時記要

劉孝儀

字子儀本名潛字孝儀孝綽第三弟歷豫章內史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孝儀遷中書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
迄屆氈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

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時及玉

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首

藉嘶逗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

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

日亦以自娛

藝文類聚○朔風尺牘作朔埃飄飄作飄飄逗作旋稚子作少子握作持每取

一作未改○永豐侯蕭撫見周

除建康令謝啓

孝儀遷中舍人出為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為建康令

所恐長安少年易為操彈渭城游徼矜其獨勇清路

道奴固知難憎輕綏飛駕且見為榮

藝文類聚

謝女出門官賜紋絹燭等啓

臣孝儀啓左右袁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營發遣垂
賜紋絹二十疋燭二十挺臣家本貧敝事多蹇闕桓
室金縷本非所宜孟姬作具猶苦未周殊澤曲臨珍
華兼重制爲美服雙綺易儔乘而不息三夜有待臣
名品卑末事隔榮賜慈渥之墜實見因心小人賤微
豈能勝報初學
謝始興王賜車牛啓孝儀起家始興王法曹行參軍後轉主簿
下官安於躡屨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厝心慈渥
無涯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弊之美濯龍
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響

謝始興王賜花紈篔簹啓

麗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衷可襲雖九

日煎沙香粉猶弃三旬沸海團扇可捐夏白孔六帖作虛冬作狐

猶作不

謝始興王賜柰啓

酒泉之實稱於王賦瓜州之味記自張文亦有太冲
嗟其夏成子建暢其寒熟潘園曜白孫井浮朱竝見
重於昔時而霑恩於茲日

謝鄱陽王賜鉢啓名恢高祖弟嗣王範愛奇好古招集文才此疑爲範耳

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

圖載山經閱衆靈於器中弄神姦於掌裏足令任后
所欲遠慙漢世少君有覲遙荒齊寢

為晉安王謝東官賜玉環刀啓

王出鎮襄陽引孝儀為安北功

曹史王為皇太子仍補洗馬

苗密珍鋌利極鉤鉞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不令
北海小雍孤擅穿滕之奇廬江佩刀獨表不欺之驗

鉤御覽作銘

為晉安王謝賜鵝鴨啓

形類沈文經符陶記晉臣羞筮吳覲未占復有背如
車蓋曾垂却月口疑犀機脚似魚懸出九芝之池去

千金之沼

謝晉安王賜銀袞絲帶啓

雕鏤新奇織製精潔越中玉女不得關思上方名匠
莫能議巧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逢
子訓之術

謝晉安王賜柑啓

便得削彼金衣咽茲玉液甘踰萍實冷亞水圭立消
煩餽頓除酪酏追嗤齊相進不剖之實遠笑魏君逢
裂牙之味

謝晉安王賚蝦醬啓

龍醬傳其退誠可陋舐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
未之能覆嘉賓流歡羞無辭寔一作差以無辭○
並藝文類聚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孝儀啓奉教垂賜宜城酒四器歲暮不聊在陰卽慘
惟斯二理揔萃一時少府闔侯莫能致笑大夫落雉
不足解顏忽值瓶瀉椒芳壺開玉液漢樽莫遇殷杯
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眈而廢職仰憑殊塗便申
私飲未矚壘耻已觀幘岸傾耳求音不聞霆擊澄神
密眊豈覲山高愈疾消憂於斯已驗遺榮忽賤卽事
不欺醑酌之中猶知銘荷初學記

謝太子賜五色藤筵蹄一枚啓

炎州采籐麗窮綺縠

北戶錄○段公路云新州作五色藤筵臺時之精絕孝儀云云

得非筵臺與筵蹄語訛歟侯景牀上常設胡床及筵蹄今海州歲貢藤鏡匣一筵臺一是也又本行經云河龍女名尼連茶邪上太子寶筵提

謝東宮賜橘啓

多置守民晉爲厚秩坐入縑素漢譬封君固以俛匹
穰橙俯聯楚柚寧似魏瓜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
待飴蜜而成甜重似倒影陽池垂華金堞信可珍若
榴於式乾貴蒲萄於別館

謝東宮賚酒啓

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
試儔仙樹葛玄泥管才比蒲桃孟他銜璧固知託之
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連類

謝豫章王賜馬啓

名綜高祖子爲南兗州刺史
奔魏昭明孫蕭棟亦封

出自北冀來從東道儻越兩驂駟同八駿脩坂且厲
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走不假幽并之策

謝豫章王賜牛啓

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圖曳流水而生光驚高限其
如接遂使上阜輒駕下澤是驅馮軾脩途旣獲坐馳
之致馴拳廣庭方念載憂之勛

爲武陵王謝賜第啓

竊以南望朱鳥北距蒼龍右帶御溝左迴青路卑晏
嬰之湫隘同潘岳之閑居臣幼自宮掖長游城府雖
輪奐之美多門而館第之私未暇今輕舟將反高門
遽錫遂葺宇築室百堵皆興雲屋連薨一朝弘敞

爲王儀同謝宅啓

昔晏嬰湫隘齊景營其爽塏孫歷無家晉武爲之築
館或功高千載德重一時故蒙考室之榮以降葺宇
之澤竝辭而處傳芳前載臣才愧昔人恩同徃哲豈
宜妄荷重增疵吝但匈奴未滅遽當輪奐之美環堵

為室遂得歌哭於斯

為王儀同謝國姻啓

即日主書王靜民宣勅安吉主降嬪臣第三息實臣

素里庸族蓬衡賤品事隔伊緡之理望絕下嫁之姬

而聖慈猥洽皇姻曲逮荆布陋飾已膺凡獎負薪微

胤復降肅邕頻煩叨荷內外榮抃並藝文類聚

劉孝威字孝威孝綽第六弟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

謝賚林檎書

勇聞齊國止錫二桃遠至仙方裁蒙數棗豈如恩豐

漢篋賜廣魏奩妊女數而僅通筭郎計而方得生於

玉井之側出自金膏之地上靈所貴下土希逢

謝賚錦被啓

色豔蒲桃采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

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

魏馬驚其香氣

謝賚宮紙啓

臣與謝嘏俱慙具聖臣之衝梯實愧魯般之巧嘏之

城壘特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亾其勞甚薄策勲行賞

為渥過隆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準桃花中宮

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華華初學記作允

謝勅賚畫屏風啓

昔紀亮所隔惟珍雲母武秋所顧止貴琉璃豈若寫
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瑜魏賜馮商莫
能賦李尤誰敢銘

謝賚熊白啓

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絕胡人之
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允踰厚
璧殆惑朱公之價色麗燭銀將堪穆王之寶

謝晉安王賜婚錢啓

孝威為晉安王法曹轉主簿母憂服闋除太子洗馬

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

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耳非
壻之才偶同王粲睠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
垂珍錫便使禽贄獲舉纁幣有資佩服寵靈殞越非
報

為皇太子謝勅賚功德馬啓

此當入釋

伏惟忘我徇物屈已濟民該天地而大捨揔日月而
為施既脫輓於金輪又解驂於緝馬出余吾之水服
駒駘之廢名高夏后之龍價倍田方之贖謹當秣以
柏葉飴以丹棗加之玉鞍飾之金絡

謝東宮賚鹿脯等啓

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游
獵李廣馳射遠歸於厨吏入貢於腊人形圖三事之
車影入九仙之鏡

謝東宮賚藕啓

色華玉樹味奪瓊漿根出楊池聞之僮約子爲靈散
得自莊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水羞莫敢相輩

藝文

謝東宮賚炭啓

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滹沱冰合無待王霸之規
聚而爲岳大壯黑山稱之以舩將重牙獸鑪生烽焰

室滿紅光雉裘入而識奢鼠布焚而無汚

白孔六帖

謝南康王饒牛啓

一作書

雖復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
逾其勁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
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

笑於博陽

藝文類聚

劉孝標

字孝標本名峻平原人安成王戶曹參軍魏書云孝標名法武父旋之早亡東陽平

與兄法鳳隨母入魏出家爲尼僧太和申不蒙選授俱奔江南改名孝標北史云改名峻字孝

標自序亦同

追答劉沼書

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臨川王參軍秣陵令

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
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沈浮故不任用峻
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
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會沼卒不見峻後
報者峻乃為書以序之○南史武帝集文士
策錦被事峻多帝數十事帝失色不復引見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
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
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亾青
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
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
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
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

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感一作
職誤

與宋玉山元思書

宋一作朱

馭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
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
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枘鉏鋸難從翔
鳥游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握
璵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
璋信人■之水鏡一性之鎔範而荆南雄曲高音鮮
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
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囿空

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翁扇以斯故耳今賢第賓從抗
鱗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鐘乃
食萼跗若是吾子復何憂哉惟當纂兩仲之微迹襲
二疎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
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答郭峙 然精
聞君子舊矣但人非豕鹿轉加遲滯波駁雨滯動間
山川故無由交羽觴薦雜佩睨浮雲以搔首臨清風
而浩歌變燧迴星亦云勞止
並藝文類聚

稱族子訐歎書

劉訐字彥度兄歎字士光並履高操共卜築
鍾山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
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
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答時族祖孝標
與書稱之○按此亦見何佟之
梁典不云為書尺牘作與何炯

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歎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繼續
南史

送橘啓

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日採之風味照座劈之
香霧噴人皮薄而味珍脉不粘膚食不留滓甘踰萍
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擅鄉之
果寧有此耶
橘錄○魏文帝與吳監論蒲桃云南方
有橘醋正梨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

寧有匹者王弼州附注此啟於末云此啟似為南橘解嘲○東坡詩香霧霏霏欲喚人

劉之遴

字思貞南陽涅陽人虬子歷太常卿湘東王藥殺之

啓皇太子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岳陽王長史遷平西諮議參軍大同九年卒簡文帝為皇太子之

遴啓請乃蒙今為誌銘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

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期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

水推牟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迫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

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鞏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士

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墜柳羨春禽寒斂辭長空常暗陰泉獨湧

附彼故塋流芬相踵

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

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為一

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

不稱者可為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

韞積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

歸魂有日須鑄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

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枯骭以慰幽魂冒昧塵聞

戰慄無地

梁書

與劉孝標借類苑書

孝標為臨川王戶曹參軍給其書籍抄錄事類名曰類苑及成高祖撰華林徧略以高之

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
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蹟鈔摘既畢殺
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征之妙揚班儔也擅
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竒知音於後世文
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
雅之思安能閑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
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劉孝標答劉之遴書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游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
麀於緇紈閱微言於殘竹咀飶膏液咀嚼英華不知

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廻塘莫辨輿馬烏足以言
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謀擗管聯冊纂茲英竒
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
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名播於士大夫哉

聚

並藝文類

書記洞詮天之卷十四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梁

王筠

字元禮一字德柔瑯邪臨沂人僧虔孫歷太子詹事為盜攻墜井卒

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牋

元帝初為湘東王撰忠臣傳有記託諫爭執法外節諸篇篇有序贊表上之以示筠筠答牋湘東又撰孝德傳有皇王天性諸篇

竊以孝實天經忠為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准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為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

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藝文類聚

南齊與諸兒論家世集書論集

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世有文才所以

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

之中名德重允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

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

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

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梁書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歷司徒左長史直東閣學士省

與建安太守到漑書漑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歷國子祭酒

士任助卒芸與漑書其為士友所推如此○尺牘作劉漑誤

哲人云亾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托梁書○南史作何托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歷水部郎廬陵王記室

為衡山侯與婦書蕭恭見前

昔人遨游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雖帳

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為疾

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

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

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

三秋不足為喻聊陳往翰寧寫欵懷遲枉瓊瑤慰其

杼軸

藝文類聚

團庾肩吾

字子慎南陽新野人歷度支尚書

謝曆日啓

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鄧平之言錙銖皆合登臺視朔
覩雲物之必書拂管移灰識權衡之有度初開卷始
暫謂春留未覽篇終便傷冬及裴回厚渥比日爲年

謝賚粳米啓

出梁國之祖兼水陸之殊品伊尹說而不至石崇
豪所未及遇處嘿之得賓同符朗之舉著長河可塞
上德無訓

答餉綾紋啓

一作書

潔同雪霜華踰紵綺長裾可曳無愧王門之賓廣袖
將裁翻有城中之製

謝賚銅硯筆格啓

煙磨青石已踐孔氏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
西域胡人臥織成之金篋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鄣
莫不並出梁園來頒狹室

踐一作賤插一作撫行障海錄碎事作行幢

謝賚菱啓

一作庚信

上林紫水雜蘊藻而俱浮雲夢清池間芙蓉而外發
珍踰百味來薦畫盤恩重千金遂沾菲席凌霜朱橘

愧此開顏含露蒲桃慙其不餽
謝賚梨啓

睢陽東苑子圍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
粉水產自桐丘影連鄧橘林交苑柿遠薦中厨爰頒
下室事向靈棗有願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謝賚橘啓

允分璇宿影接銅峰去青鳥之迢遞服朱闥之爽塏
楚原洪筆頌記不遷陳王麗藻賦稱遙植昔朝歌季
重纜賜海魚大理元常止蒙秋菊

謝賚朱櫻啓

成叢殿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粘蟬之樹
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

謝賚林檎啓

丹徒故苑歲綿長而不見岷山雖植路重阻而來難
未有徙核圓丘移根閩坂仙厨始摘猶青玉之盤
下賤爰頒遂入抽蒲之座

謝賚檳榔啓

形均綠竹詎掃山壇色譬青桐不生空井專踰紫柰
用兼芳菊方爲口實永以蠲痾

謝東宮賚檳榔啓

無勞朱實兼荔支之五滋能發紅顏類芙蓉之十酒
登玉案而上陳出珠盤而下逮澤深温柰恩均含棗

謝東宮賚粟啓

查或火成鑽以爲屑柰稱煎用曝而成糗未若北燕
巨實用奪榮枯南國脯山翻慙齒決承恩踴躍對聞
喜之河念報屏營問知來之息

謝東宮賚米啓

湓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肩吾人慙
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更繁空撤家丞之俸成珠
委地事重逢仙游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

不待監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誚文學之篇

間一作潤
丞作承誤

謝東宮示古跡啓

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
有暗厨盡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
之巧未殞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
人來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遺傳尺牘

作遺
轉誤

謝東宮賜宅啓

肩吾居異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靈臺
之下豈望地無湫隘里號乘軒巷轉幡旗門容憶蓋

言言清詩 卷之三 五
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夾石雙槐似安仁之縣
却瞻鍾阜前枕洛橋池通西舍之流窻映東鄰之棗
來歸高里翻成待封之門夜坐書臺非復通燈之壁
才下應王禮加溫阮官成名立無事非恩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

階邊細草猶推綆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
遂得裾飛合鸞領鬪分鸞試顧採薪皆成留客

謝湘東王賚米啓

味重新城香踰滂水連舟入浦似彥伯之南歸積地
爲山疑馬援之西至不待候沙同新渝之再熟無勞

拜石均遼倉之重滿前恩未遠次渥仍流墨翟假以
故書裴楷暫其國賜

答湘東王賚粳米啓

竊以農夫力耕時逢儉歲踈賤時澤必取豐年秌斛
瀉珠嘉聞陶量翻庭委玉欣見馬圖

謝湘東王賚米啓

竊以月滿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江恒注遂使
連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接宇寧異海陵

謝湘東王賚棊啓

傳名地理遠自武陵之洲族茂神經遙聞建春之嶺

王逸爲賦取對荔枝張衡制辭用連石蜜足使萍實
非甜蒲萄猶餽資材啓

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

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
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比扁舟獨反燕
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並藝文類聚

答武陵王賚絹啓

肩吾啓蒙賚絹二十疋清河之珍丘園慙其束帛關
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綃下官謬忝扁舟暫瞻還旆而
天人渥眄增餘論之榮江漢安流無沿洄之阻遂使

鶴露宵凝輕絺立變鴈風朝急冶服成温有謝筆端
無辭陳報不任下情謹奉啟事謝聞謹啟初學記

謝炭啓

識慙曼倩似見昆明之灰清愧伯鸞不復因人之熱

白孔六帖

答陶隱居賚木煎啓

茅山志載下二篇○標作縹淋漉作的瀝

竊以綠葉抽條生於首峰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岩
之下百邪外禦六府內充山精見書華神在錄木榮
火謝盡採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
雲珠爭竒水玉自非身疲掌硯後倦攀桃豈可立致

還年坐生羽翼臨沅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
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驚霍山共陳王
為侶謠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王一作生

答陶隱居賚木蒸啓

味重金糞芳踰玉液足使芝慙明麗丹愧芙蓉坐致
延生伏深銘戴並藝文類聚○廣異記云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二篇作沈約誤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歷建安王偉國侍郎除奉朝請

與施從事書

故鄣縣東二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天孤峰入漢綠
嶂百重清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後百

臂相接秋露為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
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與朱元思書劉孝標有與宋玉山人元思書宋與朱必有一誤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
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
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峰
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牙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
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
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
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踈條交映

有時見日

與顧章書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
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吟鶴唳水響
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
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
豈徒語哉

並藝文類聚

謝幾卿

陳郡陽夏人超宗子仕齊尚書殿中郎晉安王主簿入梁歷威戎將軍

答湘東王繹書

幾卿為西昌侯蕭深藻軍師長史北伐兵敗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

之賓客滿坐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書未及序用病卒

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
尋惠渥陪奉游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岵蘭
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
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
心勝口不覺春日為遙更謂脩夜為促嘉會難常搏
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
事罷歸豈云栖缺匪商官缺理就一屢田家作苦實
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為資徒以老使形

踈疾令心阻沈滯牀篔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
 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卽以任命爲膏酥
 擊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微猷永言前
 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遜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
 邈餘流可想若令亾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恨隔芳
 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允景懽同游豫使夫一
 介老圃得造缺 虚心末席去日已踈來侍未孱連
 劔飛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梁書○膏酥
卽臯蘇草可
 忘勞者

謝郁

會稽人豫章
世子侍讀

致何敬容書

敬容字國禮廬江潯人
昌寓子歷太子詹事

敬容爲尚書令以罪免職武帝幸同泰寺講
經敬容預聽起爲光祿大夫加侍中賓客門
生誼諱如昔冀其
復用郁致書戒之

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
 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
 又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曰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
 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覺而求親者也
 且暴鯁之鱗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
 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
 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

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
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
昔竇嬰揚暉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
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
頗猶有鍾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
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
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
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
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
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
鄙人入穴幸無銜竇耻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

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梁書○裁作南史作
裁至鱗作魚子貢作

士貞
誤

任孝恭

字孝恭臨淮人中書通
事舍人侯景亂見害

爲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

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險於夜
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
豪門籍譽旣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莫
卽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

世稟威儀門勒鍾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
無兼文武鴻私弗替應茲闡外麾蓋所臨寔宣慈造
足下刺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寔俟高筭
辭縣啓
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
階墀不願違奉不使戀主之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
偏在葵藿

謝賚錢治宅啓

繩樞斷續薄雨已傾席戶穿闌微風自捲不悟恩隆
問舍降自天造事深更宅乃被庸微跪條可授毀垣
再築遂得窻臨上路戶望東家人悅爽塏里驚輪免
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均王濬豫擬幡旗

謝示圍棊啓

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在漢柱礎先霑笑古人之
未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藉手傳乃事因辭見微而
能顯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才歸末品效嘖醜反
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已墜內愧齊竽外羞魯服
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頒計食空貴長安之米

謝賚裙襦啓

庭闕桑麻室空機杼牀無煖席桁靡懸衣值蓬卷北

郊鴈飛南浦雪闇河陰冰生海岸而繩帶屢盡苦風
霜之切弊履恒穿踐泥沙之凍自憐衷短雖內手而
猶寒每恨衣輕徒歛襟而彌愴

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歷平北將軍寧蠻校尉

與陸襄晏子論陸雲公書

襄字師卿吳郡吳人歷度支尚書○晏子

襄從子大匠卿○雲公字子龍中書黃門郎

雲公累遷中書黃門郎卒纘時為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惟貴門喪寶實
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
著標令弱年經日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抱柰稟自天

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
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
也詩流見與齒過扇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
義朝游夕宴一載于斯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
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
遇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
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
歧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惛恍久絕人世憑几
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游故咸成
雲雨惟有此生奇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為遠近隔情

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游半紀志切首丘日望
東歸更敦昔欵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
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
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
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無次

遺湘東王書

續代岳陽王譽為雍州刺史時河東王譽為
湘州刺史元帝為湘東王鎮江陵及侯景之
亂與譽及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金陵屬
景已講和譽將旋湘鎮續貽湘東王書王攻
譽于湘州譽求救於
答續為答所執見害

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

周書
○梁

書張纘本傳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纘馳信報云河
東已戴檣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軍鎮纘赴江
陵王遣纘向襄陽答推遷未去以白馬寺處之河東
王譽傳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曰河東起兵
岳陽聚米共為不逞將襲江陵○南
史云河東桂陽二蕃倚角欲襲江陵

謝東宮賚園啓

性愛山泉頗樂閒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
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
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憇桃李之夏陰對逕
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
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裴別館河陽亦
資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脩陂千頃右臨長薄清

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
騰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
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
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啓

南州異物志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十餘皮可得

一蓐繁文麗好細厚温煖○續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

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玄豹青獐未能適體嚴冰
在節朔飈結宇吹綸愧煖挾纊慙温但勤非伏寢恩
重夜覆道媿明經坐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文類聚

顧野王

字希馮吳郡吳人仕梁中領軍入陳歷黃門侍郎允祿卿

進玉篇啓

凡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唐初孫強增三十卷宋祥符中頒刻

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啓進自爲敘○殿下爲簡文帝

竊聞兩儀倣啓九皇始君情性初動有巢肇制三聖
代立十紀遞興龍牒浮河龜書起洛八卦旣陳六爻
攸敘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於精課源妙求其本始
末學敷淺誠所未詳雖復妍考六經校讎百氏殊非
庸菲所能予奪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皇
馭寓膺籙受圖德尚昊軒功超媯姁通妙廣運乃聖
乃神經天曰文止戈爲武百工維理庶績咸熙勸以

九歌撝之八柄修文德以來要服舞于戚以格有苗
是故仁風所扇九服蒙靈正朔可班四荒懷德取衣
雒樹則肅慎識受命之興夷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
之德豈但中和樂職近播岷峨德廣所覃旁流江漢
殿下天縱岳峙獻哲淵凝三善自然匪須勤學六行
前哲寧以勞喻是以聲覃八表譽決九垓規範百司
陶鈞萬品猶復留心圖籍俛情篆素糾先民之積謬
振往古之重疑簡冊所傳莫令比盛野王沾濡聖道
沐浴康衢不揆愚淺妄陳狂狷徒夢收腸終當覆瓿
空思朱墨懼必無傳悚悸交心罔知攸措謹啓 玉篇

王僧辯

字君才太原祁人歷位太尉
車騎大將軍為陳武帝所殺

答許亨書

亨字亨道新城
人歷陳衛尉卿

侯景亂亨為邵陵王諮議參軍僧辯襲郢州
召亨為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
沈炯對掌書記晉安王承制授給
事黃門侍郎奉牋辭府僧辯答之

省告承有朝授良為德舉卿操尚惇深文藝該洽學
優而官自致青紫況久羈駿足將成頓轡臣輔虛闇
期寄實深既欣游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栖鷓常以增
歎夕郎之選雖為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
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
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

限城闔存顧之深荒慙無已

陳書

侯景

字萬景朔方人一云鴈門人仕魏司徒以河南降梁拜河南大將軍豫州牧舉兵反破建

業篡立為漢王僧辯等討誅之

奉武帝啓

景在東魏為太傅河南大銀臺上谷公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十三州附梁澄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圍於潁川景懼復割四城賂西魏以求救恐武帝責之奉啓於帝以為云云帝報之

王旅未接死亾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為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

地為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

武帝報侯景

大夫出境尚有所專况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資治通鑑

遺宇文泰書

景乞兵西魏丞相泰因王悅言其將反乃召景入朝景果辭遺泰書泰悉召還前後所遣援景者景沃意歸梁

吾耻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資治通鑑

武帝賜貞陽侯淵明書附

淵明初督兵北伐戰敗歸魏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武帝稱渤海王高澄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帝用朱异言賜淵明書侯景訪知之僧辯還過壽陽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啓於帝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

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

重敦隣睦資治通鑑

復鄴人書此書當與前靈書同時

侯景降後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從之復書景謂左右曰吾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因舉兵反

貞陽旦至侯景夕反南史

興高啓武帝文正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

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隕越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疆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疆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疆

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
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與臣雖才劣古人
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
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
史豈不以秦兵討其郊而甘報軍禮
又啓 臣等合天以順以臻天意蓋天意蓋天意蓋天意
臣與高氏豐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讐耻今陛下復
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

武帝報侯景

上遣使弔
澄景又啓

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
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
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

又啓

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
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
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

武帝又報

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
勞復有啓也

並資治
通鑑

遺臨賀王正德書

正德為侍中撫軍將軍凶暴日甚招聚亡命景知其有姦心乃密令誘說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正德覽書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報之

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況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慨今四海業業歸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

梁書

臨賀王正德報侯景書

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

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

資治通鑑○景

立正德為帝即偽位於儀賢堂改年正平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及拔建業復使啓武帝為王○啓前載

告城中士民書

景圍臺城朱异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云云

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剥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

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奉東魏主啓

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憇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屆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又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思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齋啓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

治通鑑

啓武帝

景園建業援軍雲集相持月餘景中疾疫大半景累乞和朝廷許焉請割江右四州之地設壇爲盟永安侯蕭確與直閣將軍趙威方有勇力爲景所憚景使帝徵確等不從帝爲手書與諸軍確等不得已乃赴臺

永安侯趙威方頗隔柵見詬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名入城卽當進發

梁書

武帝與諸軍手書

確若不入者宜以軍法送之

魏書

又啓武帝

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

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卽以奉還朝廷

莊鐵

給田英郭駱書

鐵本梁歷陽太守降侯景後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給田英郭駱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王復叛為侯瑱殺於豫章

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

資治通鑑

王琛

報黃羅漢書

西魏兵伐梁且至元帝召公卿議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必應不爾使侍中王琛使魏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羅漢帝聞而疑之

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

資治通鑑

朱瑒

與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王琳首書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本兵家梁元帝居鎮琳在左右以軍功封建寧縣侯破侯景拜

仍除湘州江陵陷琳為元帝舉哀二軍縞素遣使奉表詣齊陳武帝立敬帝以待中司空

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請齊納

梁永嘉王莊纂祚於郢州進次濡須口為陳

將侯安都等所敗與莊同降齊孝昭帝除琳

揚州刺史鎮壽陽又封巴陵郡王陳遣吳明

徹圍琳城陷被執明徹殺之傳首建康懸之

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於陵求琳首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為啓陳主許之持其首還淮南權瘞入公山場間道北歸別議迎接時有揚州人

茅智勝等五人密送葬柩達于鄴。此書南史文苑英華並載互異注後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
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
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
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
之辰摠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
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
包胥之念終邁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
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
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

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
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場早
遭末僚預叅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
用霑中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
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場
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
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
還脩窀穸庶孤墳旣築或蜚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
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
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淝川而建瑩域孫叔云亾仍

芍陂而植楸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

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味歿陳祈

伏待刑憲北齊書○傳一作時傳表作間表方伯作

千里作萬里骸作體靡卜作靡立雨袂作拭袂經滄

作往蒞江右作江左餘德作舊德彼境作元境還脩

馮寶妻洗氏高涼人世為南越晉領歷陳入隋以

報李遷仕書

侯景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阜口圖

逆召高梁太守馮寶妻洗氏勸且勿行遣妻

傳意并送土物彼聞喜必無防為君取之如

反掌矣寶從之於是洗氏自將千人皆藏短

兵步擔雜物倡言縣貨先書報遷仕遷仕大

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洗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

費梁書

後梁附

蕭欣梁宗室事後梁

謝賜甘露啓

臣欣啓其奉宣敕旨垂賚便殿桃葉甘露拜受雀躍

載懷鳥抃伏以聖德至大和氣茂遠是以神液甘流

靈滋膏被求之前代鏡諸中古或降邑都尚君臣動

色遐邇趨慶未有發瑞殿庭呈祥翫矚視聽罕聞祥

與陳霸先會於巖石

蘇軾補闕集十卷

行絕代臣與奉休明曲蒙茲錫獨深抃舞實有常品
不任下情謹以啓事以聞

初學記

臣等竊惟聖主臨朝至大味厚教敷長以輔成上

初學記

梅膺祚闕梁十卷

大守馬寶為其... 今使... 凡... 奉... 實... 資...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五 終

程